



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二 ○十一代編 ○梁高武簡文世元敬帝中宣世明後帝

○梁蕭氏

武帝衍簡文綱元帝繹宣帝譽附敬帝方智及明帝歸後主琮
七主共八十五年 ○附北朝魏東魏周齊隋

○建康高祖武帝

名衍字叔達蘭陵蕭氏齊疎族也按世紀齊與梁同出蕭何

二十世孫整整生館生嗣子嗣子生道賜道賜生順之順之生衍母張氏見菖蒲生花旁人皆

不見吞而生衍生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武觀舌文

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文在右手曰武兒時能蹈空而行

居室常有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長英達有文學東昏初衍

鎮襄陽知齊將亂密脩武備聚驍勇萬數伐材積茅兄懿死建

牙集衆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遂入建康竟弒

二三代初用沈約徐勉周捨等立肺石函以伸冤置博士立

學建孔廟以重儒嘉納許懋封禪之諫善事可觀末稍感冥佛
禁文綺人獸之形以麵為牲太子既卒舍孫立庶遂開家釁頗
喜邊功築淮崩決萬民魚驚晚納侯景而二度捨佛之身竟捨
景手為臺城餓鬼矣遂使三傳三禍霸先篡奪裔孫如綫僅延
江陵非貽謀之失乎生平尚文簡刑徒使賄吏弄法世胄驕橫
而已不抹亂亡也在位四十八年崩壽八十六葬于修陵

壬午 齊中興二年梁高祖天監元年 **齊**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詔
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 **揚州** 牧封十郡為梁公二月詔 **梁** 公進爵為王
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 **齊** 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
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 **夔** 沔此特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
衍然之 按沈約歷事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然自負高才味
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
終不能去用事十餘年未嘗有 **所薦** 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四月梁主衍稱皇帝廢 **齊** 主為 **巴陵** 王

建牙時宜思

顏見遠一人

何顏天下士大夫事

顏見遠乃至於此

二君不失為聖人

梁置謗木肺石函

文明以復仇書盜

遷太后于別宮封拜其功臣有差遂弑 **巴陵** 王于 **姑熟** **齊** 御史中丞顏見
遠死之 書見遠予節也禪代之際 **梁** 主欲以 **南海** 郡為 **巴陵** 國徙王居之
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實受禍 **梁** 主乃使所親鄭伯禽請 **姑熟** 以生金進
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搢殺之御史中丞顏見
遠不食數日而卒 **梁** 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
見遠乃至於此 湯伐桀武王伐紂二君不失為聖人寶卷罪惡昭著蕭衍
不滅其祀是亦足矣奚必假寶鼎之名以為篡取之地 ○ **梁** 主詔公車府
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食肉莫言 食肉謂有祿位者 欲有橫議投謗木函
若有功勞才器免沈莫違者投肺石函 肺石赤石也形如垂肺欲伸
冤者立於肺石三日聽其辭 ○五
月盜入 **梁** 宮捕得伏誅 盜者何孫文明也張良復仇綱目以韓人書之此
國乃真盜也綱目惡逢君故書曰盜是故亡國之臣一也不為陷 ○八月
亡則張良以復仇而書韓人苟為已亡則文明以復仇而書盜 ○八月
梁 定正雅樂 ○十一月 **梁** 立子統為太子 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
並下過目皆憶著五歲能遍誦

五經著述有書三萬卷自加元服帝使省萬機明於庶事平斷法獄多所
全宥天下皆稱仁主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

唐荆川曰

教立三諦法是文而或於邪說不足以為文也君母喪水漿
不入口可謂孝矣然母墓厭禱見怒於父終身不能自明是孝而昧於
處變不足以為孝也雖然歷代太子若統之文且孝者絕罕矣慎母為
此刻論哉

癸未梁天監二年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

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梁以謝朓為司徒

梁主初徵朓朓逃竄餘年一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為司徒尚書令梁主幸

其宅宴語盡歡朓固陳本志不許朓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與何點何胤皆受徵弗至可謂守節不屈矣然點胤終於固守其節而朓
也逃竄年餘一旦自詣既拜司徒乃復不省職事則此出亦何為哉與二

子之卒於不就○魏以僕射源懷為行臺巡北邊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

因以饑饉百姓困弊乃加源懷行臺使持節巡北邊賑貧乏考殿最事之

得失先決後聞源懷通濟有無饑民賴之沃野鎮將干祚后之世父與懷

源懷案抵元尼

吉粉搗鼓代父

此舉乃因父耶各

冠距鳴將

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

與語即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元雖與懷舊交貪穢狼藉置酒謂悌曰命

之長短係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

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虐耳竟案抵罪○梁吉粉分請代父死梁

主赦之馮翊吉粉父為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粉年十五

搗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蔡法度訊之粉曰

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

受人教耶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并陽

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克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父辱子死道

固當然若粉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甲申梁天監三年魏有獻鷄雛四翼四足者世祖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
漢元帝時有雌鷄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將謂帥領其群也言雌鷄有

明君乃能致福

明王重粟第輕金玉

魏詔管繕國學

梁置五經博士

二漢登賢莫非經術

冠有距能鳴能將與雄無異也又有雄鷄生角劉向以為小臣執政之象今鷄翼足衆多

亦群下相扇助之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

致福闇主觀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

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茹皓等伏誅魏

主由此愈重光○魏大旱邢巒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

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鑒奢崇儉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

足苟非為分限但恐歲計不克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魏詔管繕國學時魏平寧日久學業大盛燕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

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愈衆○

魏築九城于北邊柔然侵魏源懷謂用夏變夷莫如城郭奏築九城○十月梁大舉伐魏

乙酉梁天監四年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

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

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招納

後進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尚之子受業命

胤選經明行脩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六月梁初立孔子

廟立孔子廟是也然書初立則見前此未嘗立也○魏有芝生於太極殿

侍中崔光本名孝伯孝文賜名光嘗曰孝伯才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

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願陛下側躬

聳意維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

嶽矣方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此其書何著臣直也○十一月魏王

足圖涪城蜀人震恐邢巒表於魏主曰今益州有五可圖建康成都相去

萬里陸行既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可圖也頃經劉季元之亂資儲

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淵藻衰廢少年未洽治務所任皆左

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已奪其險四可圖也淵藻是衍

選亭生往雲門山受業

梁立孔子廟

氣蒸成菌

皇壽等於山嶽

崔光可謂敢言

刑巒表蜀五可圖

刑巒表蜀五可圖

刑巒表蜀五可圖

刑巒表蜀五可圖

刑巒表蜀五可圖

梁大有年

君必重案兆民

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賦

如之議何

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必將逃走蜀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今若不取後圖便難矣魏主不從後足不能定蜀之奔梁○梁大有年米斛三十錢

尹起莘曰自永平至此上下四百四十年間凡兩書大有一書大熟則他歲之歉可知是時梁武初政清明息兵省役故其效若此

丙戌梁天監五年魏正始三年四月魏罷鹽池之禁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言曰一家之

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

之錄尚書事總尚書鬱奏曰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古之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

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竊謂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

丘瓊山曰按宋儒胡寅折衷琛之言而斷之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

而公室有近寶之害琛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為厲禁俾明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由是觀之鹽之為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

亦不可也要必於可禁不可禁之間隨地立法因時制宜必使下不至於傷民上不至於傷官民用足而國用不虧斯得之矣魏大業

梁韋叡攻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何者輕來未有戰備請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魏城足以固守今無故出

人於外必其驍勇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死戰因急攻拔其城遂至合肥

及蕭展白僧珍遇魏軍不敢前魏人歌曰不畏蕭娘與李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指○梁太子統五歲遍誦五經始自禁中出居東宮

丁亥梁天監六年魏正始四年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于鍾離

並書加二將也非景宗之能謙韋叡之能謙初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衆數十萬攻鍾離梁曹景宗昌義之隨方折衝人晝夜苦攻梁主命

合肥韋虎

韋叡法不可犯

五

魏人已墜
吾腹中

常獻卿之
厚望

將和師必濟
常獻卿及盧
作塞

高獻卿捷
獨後

不知得上
佐何如人

辛琛碩得
方正長史

朝夕聞過
是所願
梁以徐勉
為吏部尚
書

梁以臨川
王宏為司
徒

今夕止可
談風月

聖主不須
封禪

非盛德事
不足為法

許懋學可
謂正

三關相須
如左右手
攻難不如
攻易

京師救鍾離受景宗節度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

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墜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

日至邵陽梁主豫勅景宗曰常獻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

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因火攻大敗魏師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
去梁將昌義之曹景宗章叡既解鍾離三人設錢三十萬官賭之景宗擲
得雉叡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五博棊盧雉犢塞塞為最
故及其子而作塞群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魏以李崇
為楊州刺史崇多事產業長史辛琛屢諫不從遂糾之詔並不問崇與琛
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
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斬色○梁以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
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
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梁以臨川王

宏為司徒綱目始書遣宏帥師伐魏繼書蕭宏逃歸今書

戊子魏天監七年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為后先是魏尚書令高肇弒其主

巴丑魏天監八年梁主祀南郊時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

柴宗是為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

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肯於下非

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上嘉納之

胡致堂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
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

魏復取三關平靖武陽廣峴也皆在信陽魏中山王英將取三關先策之
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

為將者有怯時

為將不可專勇

梁主不耻先言天立君以為民

民上豈可不思此

李問多益

然五經治世之模模

攻東關六日而拔進取廣峴及西關梁將馬仙琕等皆棄城走梁主使常

敵救仙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敵曰為

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追仙琕將復邵陽之耻聞敵至乃退按敵雅

之度涖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

全昇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同於儒者雖臨戰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

意以麾進○梁主遣使求成于魏魏主不肯求者何早詞也不肯者何忍

魏之仁不物魏主遣董紹慰勞叛城梁主召見遣還且曰戰爭多年民物

可不思此乎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十一月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閣

居寺書講佛書始於此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上疏曰漢

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

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

物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矣不聽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

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郭大有曰裴延儁可謂善於開導君心者矣蓋好佛乃魏主之錮蔽使

肯從而遽絕之哉今乃勸其互覽兼存使魏主讀書日久自知聖賢之

道可法而佛老虛無寂滅之教為非將不义而自廢也噫安知其入乎

此而出乎彼哉

辛卯梁天監十年梁以張稷為青冀刺史稷曾殺東昏侯以功大賞輕怨

望梁主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

不為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伐之豈在臣而已上將其湏曰張公可畏人乃

以為青冀刺史

壬辰梁天監十一年魏以高肇為司徒後肇以擅權伏誅右丞高綽博士封軌素

以方直自許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

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十月魏立子詡

為太子魏自是始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領少師祚嘗從幸東宮懷

張公可畏人

平生不失規矩

今日舉措不如封生

桃弓黃紙

黃紙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為魏主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紙少師

淮南萬里係吾身

卧虎

侍中以古義裁我

癸巳梁天監十二年五月魏壽陽大水城不沒者二板揚州刺史李崇勒

兵泊於城上將佐皆勸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係于吾身一旦動足

百姓瓦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至尊哉治中裴絢叛降于梁崇遣從弟

祥等討執之絢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崇沉深寬厚有方畧得士

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披靡鄰敵謂之卧虎

乙未梁天監十四年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即皇帝位帝詡胡貴嬪所生

也高后欲殺胡氏給事中劉騰告侯剛于忠崔光置帝詡胡貴嬪所生

別所免二月誅高肇廢高后為尼尊胡氏為太后胡太后臨朝稱制于

忠居門下總宿衛遂專朝政魏主祖黃平王懷扶疾入臨云欲上毀災大

引漢趙熹故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漢光武崩

大尉趙熹與喪事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就御唯許朝晡入臨內外肅

然○九月梁淮堰壞先是四月梁淮堰成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

樹以楊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江淮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

久塞若鑿黎溝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黎東注至是淮水暴

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二百里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尹起莘曰梁主崇尚浮屠好生惡殺然以壽陽而築淮堰士卒死者不

不容於死况無故燬爛其民者哉

魏作永寧寺初魏世祖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極土

木之美為九層浮圖塔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

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

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按魏世祖時有一萬三千餘寺

丁酉梁天監十六年○魏肅三月梁詔文錦不得為人獸形為其裁剪有

乖仁恕心○四月梁詔宗廟用牲牢有累真道即皆以麩為之於是朝野

宗廟不復血食

又錦不得為人獸形

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

梁武帝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張仲瑀上封事

朱黼曰 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仁

公驅虎豹犀象豈不仁哉正欲萬物遂性生民莫居而已是之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武帝不以生類為樂不以犧牲為祀不以仙人為獸之形為衣其設心豈誠仁恕不過信佛氏之說求將來福報而已然一有利取國之心至弑二君殺六貴而不之恤一有利守國之心作浮山堰以灌壽陽緣百里內老少皆役寒死疾疫死者相枕一日潰決緣淮數十萬盡葬魚腹顧雖鷄犬不得寧也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以義而殺不害其為仁以利而不殺不免不仁仁不仁之效義與利之別而已矣

巴亥 梁天監十八年二月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排抑武人不得預清品宣謗盈路至是羽林虎賁近千人相率至焚第焚其舍曳彝父子毆擊投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死遠近皆震駭胡后收其凶強八人斬之餘不復治懷朔

鎮函使以函盛文書往高歡至洛陽見彝死還家傾貲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率焚大臣第朝廷懼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長

崔亮年格

黎元命係良吏

行鴈貫魚

選舉失人自亮始

守耶○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

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

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洛陽令薛琚昌六反上書言黎元之命係於良吏若

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

而用何謂銓衡銓量也衡平也所以量度人物而為之平也書奏不報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吏

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魏末關宦劉騰檀權

一族以致名位赫顯是亮身不正已不能取人矣故其立法也不問賢愚唯論日月於是選舉失人嬖倖用事而魏即亡惜哉

胡致堂曰

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今夫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皆小役細務猶不任非其才若夫縣令州守所

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不問其才專以停解日月為斷其為蠹政害民不既多乎

庚子 梁普通元年魏正光元年梁左將軍馮道根卒梁主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道

根計聞梁主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

道根有勞
王室

令朝廷不
復憶有一
川

養虎得噬

帝不飲
與俗俯仰

帝不飲
與俗俯仰

崔光比張
禹胡廣

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梁主即幸其宅哭之慟

按道根謹厚木訥行軍能檢勅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

政清簡吏民懷之士嘗嘆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魏侍中元

又殺大傅清河王懌幽太后于北宮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

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重元又恃寵驕恣懌每裁之以法

衛將軍中官劉騰權傾內外吏部用其第為郡懌抑而不奏又騰皆怨之

魏主時年十一又騰遂謀殺懌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主幽太后

於北宮魏主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不免饑寒乃嘆曰養虎得

噬我之謂矣○梁車騎將軍韋叡卒時梁主好佛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

癸卯梁普通四年冬魏司徒崔光卒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忿恚于

忠元又用事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于忠用事裴

公何以能
不驕

當世雅談

國家庶無
北顧之憂

李崇請改
鎮立川

李崇抑亦
先覺

天下事何
易可量

李崇消禍
制勝

王師全制
之策

思伯受春秋思伯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

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

甲辰梁普通五年魏將軍崔暹討拔陵戰于百道敗績初李崇曰緣邊諸

郡有司號為府戶役同斯養今宜改鎮立州凡府戶悉免為民入什次叙

一準其舊文武並用國家庶無北顧之憂也肅宗不能用至是反廣陽王

深上言李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拔陵為亂臨淮王或與

原兵敗賊勢日盛魏主曰去歲李崇求改鎮為州開鎮戶希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也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

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

溫公曰李崇之表所以消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

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

魏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速戰糧多卒衆宜持久今龍賊

猖狂非有素蓄其勢在於疾攻遲則人情雜沮故高壁深壘者王師全制

諸君幸得此心

之策也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徧裨帥精兵數千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散矣以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都督元志與戰兵敗東保岐州○魏朔方胡反圍復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子雍欲自出求糧行數日為胡騎所擒時其子延伯守統萬子雍潛遣人齎書敕城中努力固守延伯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眾感其義莫不奮厲子雍被擒為陳禍福賊眾遂降

乙巳

梁普通六年

四月

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令元乂以元順為侍中

所以不從正為此義傷夷然自若

鄭儼徐紇李神軌為中書舍人儼紇神軌皆以詐力得幸太后神軌嘗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信度世之孫義信不許侍郎王誦謂曰昔人不以一女易衆男卿豈易之耶義信曰所以不從正為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女遂適他族婚夕太后遣中使宣勅停之內外惶怖義信夷然自若○十二月魏

幸維言决戰有因

明主賞罰必信

荆郢群蠻叛命臨淮王或討之辛雄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合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憚又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

丙午

梁普通七年

四月

魏以元順為太常卿城陽王徽與黃門侍郎徐紇

此魏之宰

毀侍中元順出為太常卿順奉辭時紇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宰否語奔大宰後越城兵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脇有而出順叱之曰爾刀筆小才以語不忠謀之魏國不亡此終不死

小子堪供几案之用

正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汗辱門下戮我彛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九月魏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魏廣陽王琛引兵躡之後琛為榮所殺

梁侵魏取壽陽

輕騎掩擊章武王融殺之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梁侵魏取壽陽

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刺史夏侯曹等侵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復以壽陽為豫州

梁主欲以此窺河南

胡致堂曰

梁武三築淮堰至是十年死者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緣亦甚哉興師動眾不得已而至於殺者惟誅亂臣討賊子為可也若夫貪憤之兵得已不已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梁王欲以此道而窺河南亦左矣

魏幽州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

辛雄請還舉不拘停年

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魏辛雄上疏請選舉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

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疆暴息矣不聽

崔楷知難不避

丁未

梁大通元年正月葛榮陷魏幽州刺史崔楷死之自六鎮之叛陷州郡多矣未有以死節書於是書楷若楷者魏以崔楷為殷州刺史楷表乞兵糧不得或勸楷可謂知難不避者矣

崔楷舉家之官

崔公尚不借百口

崔楷執節不屈

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入之憂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為榮逼城或勸減弱小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追還賊至將士爭奮皆曰崔公尚不借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

景伯不念舊惡

祭殺之遂圍冀州

魏以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亮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為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

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見其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

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

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

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崔母知教化之原

胡致堂曰

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為人上者不知教化何以善民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係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華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為孝子孰謂民果頑哉

旬月間夜頑悖為孝子

梁主捨身於同泰寺書捨身始此同泰寺在應天府上元縣墓城內

尹遂昌曰 甚哉梁武之愚也。人生天地間有此生。則有此身。生不可滅。則身不可捨。若以委其身於佛氏為捨邪。則為佛者當取其

身而用之可也。今既曰捨而其身猶在。則是初未嘗捨也。身未嘗捨而強名曰捨。則固已昧其心於不誠矣。他時諸臣又以金而贖其身。不知當其捨之時孰從而受之。而贖之之時。又孰從而歸之也。末年荷荷之時。又復戀戀而不能捨。何哉。

十月梁將湛僧智夏侯瓊圍魏廣陵克之。並書二將嘉其棄也僧智圍魏東豫州刺

湛僧智讓夏侯瓊受降

史元慶和於廣陵司州刺史夏侯瓊引兵助僧智慶和舉城降瓊以讓僧

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為合之人

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瓊乃登城拔魏

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

僧智忠且無私

司馬公曰

僧智志其積時攻戰之苦以受一時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僧智可謂君子

葛榮圍信都自春至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

無救援城陷與兄祐俱執兄弟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

死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此皆魏忠臣義士

戊申梁大通二年魏孝昌四年魏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魏敬宗孝莊帝子收永安元年魏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

縱弛盜賊蜂起封疆日蹙魏主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為不謹凡魏主所愛

信者輒以事去之務為壅蔽不使知外事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

六州大都督爾朱榮爾朱姓其先契胡部落人代為酋帥居爾朱川因以為氏兵彊劉貴等皆歸之貴

屢薦高歡於榮榮未之奇也既有悍馬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竟

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由是矣榮奇其言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

十二谷數饒不可計善故以山谷多少言之色別為群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

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

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高歡自稱也榮其小字也榮

此賀六渾之意

大悅自是每參軍謀散自先世坐法徙北邊習鮮卑之俗沉深有

胡致堂曰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散

收而用之二百年之基業豈易傾乎

魏太后胡氏進毒弑其主詔而立**臨洮**王世子釗音魏主詔亦惡鄭儼徐

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脇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

行至上黨今山西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魏

主二月癸丑魏主暴殂魏肅宗元詡廢嫡母高氏為尼以振其欲殺生母

不容于親子肅宗而毒殺隨與三歲嬰兒楚之胡氏就死至三歲相連被殺太后欲立

故**臨洮**王也世子釗始生三歲太后欲入專爾朱榮聞之迎立長樂

王子攸帝孫攸即位是為敬宗沈太后及幼子釗于河殺王公以下二千

人榮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大原王遂入洛陽按胡氏淫亂沉之可矣

千之衆豈皆罪乎此其殺戮甚慘宜

胡致堂曰魏氏之亂始於世宗秦佛政事不脩重以肅宗幼弱胡氏稱

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懼才薄力弱劉騰元又擅權黷貨以召

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如元匡

崔光袁翻李崇辛雒諸人之言皆不聽也然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為魏

毒也魏自亡耳

魏爾朱榮既廢立議欲遷都尚書元湛爭之榮怒曰河陰之役君應知之

湛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恐元湛元湛國之宗室位

居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湛罪湛顏色自若乃

舍之後數日榮與魏主登高望宮闕壯麗乃嘆曰元尚書之言不可奪也

由是罷議○五月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為后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魏主

納以為后魏主疑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秦嬴氏妻

事有反經合義

胡氏曰反經合道先儒釋經之言而道之盡也既以背常能合道乎或

元湛爭迂却

天下事當與天下論

元尚書之言不可奪

此聖人處事之變

權者道之中處

正家者治國之本

四方視公此舉

養虺成蛇

曰如舜不告禹傳子湯放桀武王誅紂周公殺管叔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及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之謂權權者道之中處也濟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夫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原魏子攸惑於邪說而不能辨惕於強臣而不能正早墜厥命於是乎在矣

包西 梁中大通元年魏北海王顥來奔 梁主以顥為魏王遣陳慶之將兵

送之還北顥遂與陳慶之進拔**榮城** 屬開封府 即帝位於睢陽**城南** 今歸德府

五月魏王顥取**梁國** **滎陽** **虎牢** 魏主子攸奔**河南** 顥入**洛陽** 改元建武以

陳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魏爾朱榮擊元顥殺傷甚衆以無船欲還北圖

後舉楊侃曰今四方顥願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

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高道穆曰今若北歸使顥復得徵兵完聚養

虺成蛇悔無及矣榮乃使爾朱兆與賀拔勝縛筏渡河魏王顥走臨穎縣

卒斬之傳首**洛陽** 陳慶之走歸**梁** 魏主子攸歸**洛陽** 榮自為天柱大將軍

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

中尉清直

魏主愧高道穆

梁主三捨身於同泰寺

佛行有五要

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問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

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七月魏以高道穆為

中尉魏主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道穆擊破其車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

尉清直豈可以私責之道穆見魏主勞之道穆免冠謝魏主曰朕愧

卿卿何謝也○九月梁主捨身於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

水行清淨大捨素床瓦器親為寺衆講涅槃經梵語涅槃經即此云無死示寂滅而已非真死也心經注云梵語涅槃經即此云無為撈伽經云乃不生不死之地一切脩行之所依歸也 群臣以錢億萬

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前後凡三捨身

胡致堂曰

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梁武為帝王內蓄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未足又命將出

兵爭奪于外惟恐失之安在其能舍乎不惟君子非之為佛之道如達摩南天竺國人者亦不取也

吳養心曰

武帝以詐力攘人之國而弑其君其用兵畧地攻戰捍禦無辜而死者以千萬計春秋既高靜思而悔悔甚而疑疑而思

佛氏之說以為可以贖吾罪。凡佛氏所禁者，不敢為佛氏所云利益於身者，皆為之。卒至捨身不顧，而不知其終無補於危亡也。

庚戌 梁中大通二年。魏末安二年。暉建明元年。八月，**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

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

夕不倦，數親覽詞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魏**王既外逼於榮，常快快不樂，

遂與**城陽**王徽圖殺榮，**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會

爾朱世隆共推**大原**長廣王暉即皇帝位，兆輕兵倍道兼行，叩宮門宿衛

乃覺，遂執**魏**主子攸遷於**晉陽**，縊殺之。○**魏**爾朱兆使高歡統六鎮，歡不

鎮則爾朱未易亡也。書兆使歡統六鎮，天奪之魄矣。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

暴，皆不聊生，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

選王腹心使統之。兆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

委，統將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長史慕容紹宗諫曰：方今四方紛擾，人懷

高公雄才蓋世

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

借蛟龍以雲雨

兆弗聽

借蛟龍以雲雨

何叔丘曰

高歡欲統六鎮，以為傾城爾朱之計，故因兆之醉而乘机以劫之，是誠歡之有異圖而非兆之失也。綱目惡兆之弒逆而高歡謀之可遂，乃特書曰：兆使歡統六鎮，以歸兆之失，而怒歡之罪，其斟酌順逆之際也，審矣。

辛亥 梁中大通三年。魏前閔帝二年。二月，**魏**樂平王爾朱世隆廢其主暉而立**廣陵**王恭，恭普泰元年。元朗中。與元年。是為節，邢子才為赦文，叙敬宗子攸枉殺爾朱榮之狀。**魏**主

曰：永安手剪強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魏**主閉口

八年，魏主好學，有制度，以元義擅權，陽得瘖而不言。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魏**河北大

使高乾起兵，信都、**冀州**迎高歡，時乾與封隆之等襲信都，歡屯**壺關**，聲

言討信都，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畧蓋世，其志不居人下，自爾朱無

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乃

英雄立功之會

明公威德

素著

李元忠下

車獨酌

李元忠長

歌慷慨

天下形勢

可見

此君天遣

來

得立子綱

為太子

岳陽王

後梁宗

宗明帝

朝野多以

潛謂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凡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
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倔彊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鄆州雖小戶口不減十
萬穀稅足濟軍資顧熟思之歡大悅○魏李元忠為趙郡太守聞爾朱兆
弑敬宗棄官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筆濁酒以迎歡
歡未即見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周公吐輟洗
漢高轍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歡見之引入觴再行取
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闕為闕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事爾朱和歡曰
富貴皆彼所致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孫
騰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遂與謀合殷冀二州則滄瀛幽定
自服歡握元忠手而謝焉○四月梁太子統卒統字德施小字維摩統讀書五行俱
下註文選三十卷又註陶詩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恒西向後宮監鮑邈
之告厭禱事太子莖母丁貴嬪有道七云此地不利長子請服之乃為懼

憤不能自明至是年三十一卒謚曰昭明
云太子有厭禱梁主遣檢掘得鷲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
諫而止但誅道士及卒梁主猶銜舊事竟不立其子歡云
太子終身慙

温公曰

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之孝武帝
之慈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滿滌
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梁主立子綱為太子六月封孫歡為豫章王譽為河東王譽為岳陽王

皆昭明太子之子也時梁主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太子朝野多以為

不順侍郎周弘正以嘗為綱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願殿下

抗伯夷之義執子臧之節改僥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綱不能從綱以徐

摛為家令兼管記摛文體輕麗春坊學之時人謂之宮體梁主聞之怒召

摛欲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縱橫梁

主深嘆異之寵遇日隆朱弁不悅謂所親曰徐叟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

所遂乘間白梁主曰摛老愛泉石意在一郡梁主謂摛真欲之乃謂曰新

意在一郡

侯公當以禮見

疆者得天下之心

如湯沃雪

天意安得不從

梁主有君人之度

安大好山水遂出為守

為政清靜教人禮義勸課農桑其月風俗更改○按徐摛幼好學及長編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

拘舊體及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然則摛不但有文學而其節操亦卓乎不撓矣○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討爾朱氏敬宗故

十一月歡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自為丞相縱反間以圖兆歡畏兆衆疆

以問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疆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

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疆之有歡曰恐

無天命不能濟耳韶曰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得不從者哉歡

遂進戰大破兆軍○魏南兖州民執刺史劉世明以降于梁梁主以世明

為征西大將軍不受因請執歸至洛陽平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執

辭也力屈而被執也能不奪其志有而遣之梁主於是有人之度焉

壬子梁中大通四年○魏恭普泰二年高歡進擊爾朱兆等於鄴大破

之兆自殺盡滅爾朱氏之黨遂幽節閔帝恭於崇訓佛寺更立平陽王修

戊子脩即位於東郭之外是為孝武帝弟孫廣平王之子也酈節閔帝恭於門下省歡自

為大丞相

胡致堂曰

當是時節閔帝與高歡皆失策節閔雖為爾朱所立而心惡之高歡雄才蓋世已有重望節閔何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

夾輔則爾朱無能為矣高歡未有所事而洛已立君遣使入表輸忠自

埶魏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弑君之罪

仗義伐之然後朝覲以匡帝室亦桓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惑於和謀

置君廢君猶易奴隸兵力雖盛功伐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癸丑梁中大通五年魏賀拔岳遣使詣晉陽與歡約為兄弟司馬宇文泰

自請詣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

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

耳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岳大悅以夏州今寧夏衛屬陝西道被邊要重欲求良

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卒表

賀拔岳遣使詣晉陽

此兒視瞻非常

左丞吾左右手

用之

甲寅梁中大通六年○魏永熙三年東魏孝靜帝善見天下元年○是歲魏分為二凡三國

陳悅所殺軍無主趙貴曰宇文夏州宇文泰也英畧蓋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

士卒用命宜奉為主乃以宇文泰統其軍討陳悅誅之遂定秦隴○六月

魏大丞相歡舉兵反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

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弗克魏主

深然之遣侍郎柳慶見泰於高平泰請奉迎輿駕時東郡太守裴俠帥兵

詣洛王思政問以西巡之計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寧肯投人以柄雖欲

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俠曰固歡有立至之憂

西處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魏主授以

左中即將魏主遂入長安以泰為尚書令軍國之政咸歸於魏主乃

下制書數歡罪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榘盧彥弼曰高歡悖逆公

宇文泰乃心王室

恐無異避湯入火

盧彥弼

梁主既足下殿襍爨感勇亦應天象

高歡字大泰何如

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交豫西

引關中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後

竟奔梁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梁主以諺云熒惑入南斗

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

十月魏丞相歡至洛陽追魏主不及遂集百官耆老立清河世子善見為

帝孝文帝曾孫遷都鄴世號東魏○閏十二月魏大丞相泰進壽弒其君脩

魏主至長安未幾與泰有隙飲酒遇醜而殂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

立之南陽府屬河南道寶炬魏孝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也是為文帝

按魏自孝武至是一百四十九年○高歡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而

魏東矣宇文泰立南陽王寶炬而魏西矣歡有恟過事君之心三傳而後

遷魏鼎為北齊泰有廢君弒主之心一傳而即取魏鼎為後周夫歡之與

泰固有彼善於此者然不過六傳二十八而併于後周後周凡

五傳二十五年而隋取之蓋皆拓拔氏之餘燼宜乎其皆易滅也

權臣一轍

不受者三人馬司馬昭
劉裕高歡權臣一轍也○魏大丞相泰以蘇綽為行臺左丞居歲餘未之

蘇綽王佐之才

知也而臺中皆稱為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

蘇綽應對如流

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因召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遂留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

治之要字文泰不覺膝之前

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即拜左丞泰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

人多遵用之○十一月梁侍中徐勉卒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

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東魏封高洋為太原公洋歡之子也內

明決而外如不慧衆皆嗤鄙之歡獨異之謂長史薛琚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觀諸字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東魏

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寇梁至淮上陳慶之擊破之

景棄輜重走

梁大同二年○魏大統二年○東魏大丞相歡以陳元康為功曹高季式薦

夜中閣書快吏

元康於高歡曰是能夜中閣書快吏也歡召之一見即授功曹掌機密時

此人天賜我

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與功曹趙彥深同知機密而元康性柔謹歡甚親之曰此人天賜我也○梁處士陶弘景卒弘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為奉

山中宰相

朝請棄官隱居茅山梁主早與之游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

弘景將沒為詩諷時

受屢以手勅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大

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

胡致堂曰

弘景居山中而預朝政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矣而當是之時政事之失亦豈少哉處身則事浮屠處家則無義方

治國則政刑不脩對敵則師旅無名數十年間駸駸入於亂亡而不聞弘景有一言以省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

屋漏知之在下

四月梁以江子四為右承子四上封事梁主詔曰古人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尚書宜加檢括速以啓聞

丁巳梁大同三年魏大統三年東魏郎中杜弼以在位貪污請治之高歡曰

今督將親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招誘之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

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不相假

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宜少待吾不忘

之○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

右曰卿輩常言北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

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梁使至鄴鄴下為之傾動魏使至建康亦

然○魏獨孤信自梁歸于魏信求還北梁主許之信父母皆在山東梁主

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不敢顧私親而懷二心梁主以為義禮送甚厚信

至長安魏以為驃騎大將軍○閏九月東魏大丞相歡侵魏冬十月魏大

江東吳翁

專事衣冠

禮樂

中原士大

夫望之以

為正朔

將等何自

而來

事君不敢

懷二心

宇文深獨

丞相泰迎戰渭曲

書迎戰予之也

大敗之歡以宇文泰先殺其將竇泰將兵甚盛

至沙苑東魏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

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耻失竇泰悞諫而來所謂忿兵恨

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其忿者敗可一戰擒也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

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

歡乃馳去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縣乃於戰所

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

戊午梁大同四年東魏元象元年八月東魏遣兵圍魏金墉魏大丞相泰救之斬

其將高敖曹高歡聞之如喪肝膽然東魏諸軍戰不利燒營而歸魏將軍

蔡祐帥左右十餘人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

之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徐引還祐每戰常為士卒

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嘆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

種柳旌武功

梁大同四年東魏元象元年

魏大丞相泰救之斬

魏將軍

我當代其

言勳

景裕論
景裕講論
精微
死忠苟免於歡則亦不足錄也故東魏得書討初范陽盧仲禮及從弟景裕起兵應魏東魏高歡

論叙○東魏范陽人起兵應魏東魏討平之景裕兄弟不書叛書起兵應魏正也但人之向景裕不能

討擒之裕本儒生歡釋之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性清靜歷官屢有

進退無得失之色弊衣簞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十二月盜殺魏廣州刺史李延孫殺之者長史也其言盜何延孫自父長壽不從東魏每以澄清為已任則魏之忠臣也殺魏忠臣是

史侯景攻殺之子延孫復收其兵東魏高歡患之延孫以澄清伊洛為已任志戚與韋法保連兵置柵於伏流是歲延孫為其長史所殺○東魏改

停年格高澄為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凡才名之士皆引置門下

已未梁大同五年○東魏興和元年正月梁以何敬容為尚書令自晉宋以來宰

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為俗所嗤其為人質慤無文

以網維為已任○十月魏置紙筆于陽武門以求言皆東魏所未有也

魏制禮樂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宇文泰命僕射周惠達郎中唐瑾損

益舊章至是稍備辛酉梁大同七年○東魏興和三年九月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宇文泰欲

時政為疆國富民之法度支尚書蘇綽替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

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

賢能五曰恤訟獄六曰均賦役泰嘗置諸坐右令百司習誦之非通六條

及計帳者不得居官○東魏大稔書大稔若可喜幸然不知一國僅稔則他敵為可知一歲僅稔則他歲之歉為

死高歡命濱河皆置倉積穀以供軍旅備饑饉傍海煮鹽軍國粗贍又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秦令悉以四十尺為匹至是連歲大稔穀

敬容為俗

所嗤

敬容以網

維為已任

字文泰欲

章時政

蘇綽為六

條詔書

東魏大稔

諸州調絹

農者天下之大本

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

鄴中四貴

玄圃自講

老莊

江南亦將為戎

敬容之言

是

敬容心知

老莊之非

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

胡氏曰

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假仁者次之恃力慶兵者多不經意高歡用武至是十年恤農之詔不頒勸農之政不施但聞準式調絹置倉儲穀而已可謂知所先務乎

甲子

梁大同十年○東魏武定二年

魏大統三月東魏以高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高歡

多在晉陽委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政鄴中謂之四貴權勢熏

灼專資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文

武賞罰皆禀於澄○四月梁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敬容復為太子詹事

太子嘗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人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

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

胡氏曰

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教敬容為大臣十餘年見武帝奉佛捨身不脩國政曾無一言諫止之今傳諸君心知老莊之非又不面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將為戎豈小故也此而可

隱執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一不忠之甚矣

賀拔公真

大勇

南臺北省

當使天下

肅然

畜狗求吠

將來無復

吠狗

進懷刺墜

前

自作乃過

五月魏大都督瑯琊公賀拔勝卒宇文泰常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時真大勇也○東魏以崔暹為中尉宋遊道為左丞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外多貪汙高歡改以宋遊道為御史中尉高澄請以崔暹為之以遊道為尚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為御史時稱得人遊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並鞭斥之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黃門侍郎楊惜曰畜狗求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遊道竟坐除名後歡至鄴握暹手而勞之然暹巧詐高澄納魏瑯琊公主意暹必諫暹入諮事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澄問何為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崔暹常忿吾佞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魏作大誥

又章皆依此體

賀探起陳四事

吹毛求疵

梁主孝慈恭儉

執筆觸寒

對小臣如遇大賓

乙丑梁大同十一年魏大統二年二月魏遣使如突厥突厥始見綱目本西

世居金山之陽其首長士門始大○六月魏作大誥晉世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宇文泰

欲革其弊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梁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詔詰責之書詰責異乎與王賞琛啓陳四

事一曰民不堪命各務流移牧守之過二曰守宰貪殘由風俗侈靡誠宜

禁制節儉三曰斗筭之人詭競求進不務國之大體唯務吹毛求疵四曰

天下無事猶不暇給誠宜省事息費養民聚財啓奏梁主大怒切責之琛

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梁主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政務冬月視

事執筆觸寒手為皴皴皮起也裂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

一食唯菜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一冠三載一衾二年後宮衣不曳地

性不飲酒雖居暗室恒理衣冠正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未冠小臣如

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

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父安風俗奢靡故琛啓及之梁主

惡其觸實按賀琛所陳四事可謂善矣然一被詰責即謝過不敢有

之輿至闕下勸王克朱昇開城納賊厥後賊又執琛送出為金紫光祿

大夫是琛不惟不死而又為賊所用想其平世之所養豈能伏節盡忠者哉

司馬公曰賀琛之諫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

者誰敢進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兀覆邦

絕祀豈不哀哉

梁主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奸吏招權弄法

貨賂成市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事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

則終日不懌或謀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

街或晝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問夏禹泣罪梁氏泣囚同歟否歟

石文莊曰大禹泣罪憐民之愚也梁武泣囚徼已之福也洒淚雖同而

處心則異憐愚而泣終寘之于法所以戒其後使之化愚為智變惡為良。徼福而泣雖若免之于死然而法度日弛姦惡日起卒至白晝殺人。公行剽掠本欲徼福於已而反致禍於人。所謂求福不得而禍已隨之者也。佛教之不足憑信固如此哉。

丙寅

梁中大同元年。魏大統十二年。東魏武定四年。梁以岳陽王譽都督雍梁益秦郢隨諸軍

事雍州刺史。譽好學善文。初昭明之卒。梁主舍譽兄弟而立綱為太子。內常愧之。寵亞諸子。譽以兄弟不得為嗣。常不平。又以梁主衰老。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財交客。折節下之。俠勇多附。至數千人。至是以襄陽形勝。梁帝創基之所。時平足樹根本。世亂可置霸功。遂樹恩百姓。乃下教曰。昔之為政者。藉聽眾賢。則所聞自遠。資鑑外物。故在矚致明。吾以陋識。思納良謨。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史貪殘。戍將悞弱。關市哀刻。豪猾包藏。密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弛張。未允循酷乖理。愛狎邪佞。斥廢忠譽。彌思啓告。用祛未悟。於是境內稱治。○三月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

法事

經。是夜同泰寺浮圖災。

浮圖塔也。天火曰災。上首害物名。

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遂起

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胡致堂曰

梁武弱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此小號為帝王。則一日二日之間。幾事豈少哉。乃留居僧寺。云于逾月。必以境內為宴

安無所廢闕也。而不知所失多矣。浮圖之災。美一天火之儆戒也。方且迷而不復。歸于魔障窮極。土木以肆狼心。烏在其為清心能捨也。

魏以華孝寬為并州刺史。守玉壁城。魏徙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之舉可

代者。思政舉孝寬。宇文泰從之。○十一月。東魏高歡悉山東之眾伐魏。至

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孝寬隨機拒之。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

有餘。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

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歡智勇俱困。乃解圍。○魏度支尚書蘇綽

卒。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已。任薦賢技能。紀綱庶政。常謂為國之道

當受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及卒。泰謂公卿曰。蘇公書平生。庶讓吾欲全

王思政薦孝寬

孝寬閩西男子

為國當受人如慈父

為國當訓
人如嚴師
儉約所以
彰其美

其素志則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秦繇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

北史論曰

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雕斲為朴變秦石從儉風化既被而下

丁卯

梁太清元年○魏大統十二年○東魏武定五年

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鈞侯景反叛梁國

胡致堂曰

日食將既此大變也其為人君侵侮之象著矣而武帝不以為懼豈懲跣而下堂之失耶抑天奪其蓋也夫上天變異自古之君未有不以為儆戒也睹天變而不懼是一不以天子自居而自絕于天矣其亡不亦宜乎

文武樂為
之用

東魏天丞相渤海王高歡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因是文武樂為之用病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

高欢留紹
宗遺子

養非汝所能駕馭也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太原工我故不貴之留

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按紹宗討侯景於洹

大平寺主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

吾不能與
鮮卑小兒
共事

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王歡使將兵十萬專制

侯景以河
南降魏

河南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

侯景叛附
下梁

事矣及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擁兵自固以卒遂以河南降魏魏

梁魏兩國
得失之分

以景為太傅大行臺○二月侯景復以河南叛降于梁梁封景為河南王

字內混一
之兆

遣兵援之上書景降魏而魏不為動此書景附梁梁即先是正月梁主夢

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且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字內混壹之兆也及景遣

丁和來上奏高澄有隙請舉十三州內附和至稱景定計實以正

塞北可清

國家如金

亂階在此

一夢决國
家大計

月梁主命... 臣定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

膠泥也柱瑟上鴈足也瑟二十五絃一絃一柱以膠於柱則不能調喻執一不通也然意猶未决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降詎是事宜脫致紛紛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

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封河南王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

亂階在此矣

胡氏曰

夢固非一端武帝之夢想所生也然固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决者乎帝既不任自克朱异又諂以成之

悲夫

梁主下詔大舉伐東魏

梁武納東魏叛臣在彼則失其境上所當攻討在梁則初無言可執今大舉而往伐之斯師也其謂

何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朱异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謂江右有反朕骨肉為戎首今宜詳擇

使督諸將
侵東魏

梁主乃以貞陽侯淵明分督諸將後東魏慕容紹宗擊敗之獲淵明○東

靖帝有孝
文風烈

魏大將軍澄入鄴幽其主於宮中殺侍讀荀濟等而還東魏主孝靖帝善見善容儀膂力過人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

大將軍澄深忌之嘗侍宴舉大觴屬東魏主東魏主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罵使季舒拳毆東魏主奮衣而出東魏王

天下大務
莫過賞罰

不堪憂辱乃與荀濟謀誅澄事覺澄幽之於含章堂烹濟等於市遂返晉陽○初高澄以杜弼為軍司問以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

杜弼作檄
移梁

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澄大悅稱曰不多於至是使弼作檄移梁朝略曰侯景自生猜忌遠托關隴依憑奸偽

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

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戊辰四年○東魏武定六年 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大潰
與數騎濟淮稍收散卒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
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高欢信知
高欢待紹
宗有未盡

論者以兩
君為賢

慕容紹
宗于其

子太宗

委世勳

于高宗

何如

紹宗逐侯

景不及其

力

侯景乘機

壽未

蕭介料侯

景

宗

胡氏曰 紹宗之才誠足制景高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以遺其子則
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至唐太宗遂亦用此委李世勳於高
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為賢曰寧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
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平日諸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
道豈用私意小智屈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
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與勳皆利祿之
人耳故紹宗逐侯景不盡其力而李勣事高宗不竭其忠君臣得失豈
不明且驗耶

侯景與東魏戰敗東魏慕容紹宗擊景自求貶削梁主以景兵新破未忍
移易即以景為南豫州牧蕭介上表諫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
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如翼之遇歡培土未乾即還反噬逃死關

倚高歡邪
冀之遇
豈知為江
淮純臣

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棄卿國如脫屣履不瞞眼曰屣
脫言易棄也背君親如遺
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

唐荆川曰 蕭介能為文能安公且能辭軍國大事之權及其托疾杜門而
諫武帝之任侯景也自疑楚襄城郢之忠衛魚屍諫之節信

乎生為宗室遺老無忝劉何者矣奈何帝也以景之叛賊而不知以介
之忠賢而不聽豈非梁德告終天奪其魄歟

東魏求成
于梁
高澄何事
須和

二月東魏求成于梁東魏大將軍澄遣書復求通好梁主與朝臣議之朱
异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

是設間欲令侯景自疑圖禍亂耳若許通好正墜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
梁主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果為反計景請娶於王謝梁主曰王謝門高
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悲恨

反謀 歸質 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梁主陰養死士儲米

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老奸臣亂國大王屬
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曰

景必無渡江之志

羊侃豈計一干

梁主不納傳岐之策

機事在速今其時矣景友於壽陽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

以二千人悉據采石在直隸太平府令邵陵王襲取壽陽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

異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梁主以正德都督諸軍

事屯丹陽今鎮江府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自橫江濟

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至慈湖在直隸太平府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

無事公卿在位及問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正德守宣

陽門帥衆於張侯橋迎景入宣陽門至闕下正德僭即皇帝位羊侃子鸞為景所獲

執以示侃侃曰我願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子幸早殺之

後數日復持來侃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忌殺之

宋濂斷曰梁主納人叛臣侵人土地曲在戎矣彼東魏者既不能與師

不納傳岐之策而偏信未异之言昏謬若是無怪乎臺城之辱也

侯景者東魏高氏之叛臣本非武帝之臣也景之叛帝納之

景之亂帝致之論者固當罪景尤當罪帝也若正德則帝之

德之罪豈容追哉

侯景渡江校尉江子一帥舟師邀景其徒皆潰子一亦敗還梁主責之子

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

擊賊遂敗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至是與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

人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徑前刺賊從者不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

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胄赴賊死○初梁主徵衡州刺史韋

粲為散騎常侍粲至廬陵聞亂簡閱部下精兵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

渡江以問內史劉孝儀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救或恐不然孝儀置酒粲怒

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救假令無救豈得自

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至南州會東西道都督裴之高司州刺

史柳仲禮各以兵入援因合軍粲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位

帝祭赴援

以杯抵地

今日何情飲酒

養子額努乃引景作亂可不坐以弑逆之罪耶故綱目特筆書之既曰梁

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又曰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嗚呼正

德之罪豈容追哉

侯景渡江校尉江子一帥舟師邀景其徒皆潰子一亦敗還梁主責之子

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

擊賊遂敗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至是與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

人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徑前刺賊從者不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

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胄赴賊死○初梁主徵衡州刺史韋

粲為散騎常侍粲至廬陵聞亂簡閱部下精兵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

渡江以問內史劉孝儀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救或恐不然孝儀置酒粲怒

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救假令無救豈得自

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至南州會東西道都督裴之高司州刺

梁之高柳
仲礼各以
兵入援
柳司州為
伏崇所憚

柳慶辭色
不亮

賜帛旌過

朝野共尤
朱异

耻居其下。蔡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又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蔡下，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蔡至高之營，切讓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諸將各有據守。後幸蔡死

節仲礼等降于侯景 ○魏太師泰殺其國臣王茂，泰殺茂非其罪。左丞柳慶諫，泰怒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執慶於前，慶辭色不撓，曰：慶聞君蔽於事，為不明。臣知而不爭，為不忠。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泰悟，亟使赦茂，不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

己巳梁太清二年 ○魏大統十五年 ○東魏武定七年 正月，梁中領軍朱异卒。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梁主痛惜，特贈僕射。

胡氏曰：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噬，由朱异失職之薦。景固亂臣，正德亂賊，朱异乃亂賊之媒也。而梁武終不悟焉。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也，乃朱异亡之耳。

梁人不知
大義
宋人俯從
城下之盟
既盟了無
去志

聖人愛物
之心可見

蕭者骨鯁
士
殿下都無
下意

二月，梁以侯景為大丞相，與之盟，敕止援軍。不曰侯景乞和而曰梁與之盟，敕止援軍，若梁主自與自止，然者所以專罪梁人不知大義，委身從賊，聽其愚弄之謀，其視宋人不肯俯從城下之盟者，真與臺之不若也。初，梁臺城之閉也，公卿困乏，景衆亦饑，王偉請偽求和，以緩其勢。景從之，拜表求和。太子曰：梁主竟報許之詔，以景為大丞相，遣人與景盟，敕止援軍。既盟了無去志。梁主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鷄子。邵陵王綸乃因使上鷄子數百枚。

胡致堂曰

古之時禽獸常逼人矣。聖人教之，網罟漁獵則為民除患，而因以制禮。然其為教戒甚倫，則愛物之心亦可見矣。梁武信佛，以不殺為教，及禍亂既作，骨肉相圖，太平之民十喪八九。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功效何在耶？

湘東王繹與河東王譽、桂陽王愷皆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梁主敕，繹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童子

能斬之矣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從未幾因事殺之○
先是梁以岳陽王譽兄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績代譽刺雍州績
恃才輕譽少年迎候有闕譽深銜之至鎮托疾不與績見後聞侯景作亂
頗凌蹙績績懼擒夜遁將赴雍部復慮承拒時湘東王繹鎮江陵績將因
之以斃譽兄弟會繹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曄入援金陵屬侯景請和
詔罷援軍譽將旋湘鎮曄欲待繹至方還州績自江陵貽繹書曰河東戴
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又江陵遊軍主朱榮報云桂陽住
江津欲應譽繹信之乃歸江陵殺曄令其子方等莊之攻湘州舉告急
於譽譽恐時譽府司馬劉方貴潛與繹約襲譽會譽以事召方貴方貴疑
謀泄遂以樊城叛譽遣魏益德杜岸攻之方貴令子遷超求救江陵繹遣
績厚資僞將述職而密援方貴未至而方貴兄弟黨與皆敗斬遂使杜岸
及中兵參軍尹正等擒績績請爲沙門譽乃留中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

二萬騎千匹伐江陵以救兄譽時繹遠郭立柵北面未就而譽攻之繹懼
遣庾奐謂曰吾蒙先宮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伐叔順逆安在譽報曰家
兄無罪被攻豈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
便旋旆襄陽攻柵不尅退築城又攻之會大雨平地水四尺軍潰心離杜
岸與弟幼安姪龔懼降江陵衆駭遁歸譽乃殺張績於軍而退杜岸見繹
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輔譽母龔氏登陴拒
戰時譽夜至龔氏閉門至曉見譽納之岸等遂投兄龔於席平譽遣尹正
薛暉攻拔之獲龔岸母妻子女及族親者盡誅之留幼穉踈屬下龔室既
與繹構隙恐不能自固至是遣使於魏請爲附庸魏宇文泰令祭酒榮權
報之譽大喜。

尹起莘曰

梁主溺浮屠殄倫之教棄君臣絕父子遂使臣叛其君子叛
其父是以命正德而正德叛命邵陵而邵陵叛命柳仲禮而
仲禮叛甚至蕭正表叛于鍾離袁君正叛於吳郡元景仲叛於廣州

鐵物於... 食略無拯救君父之意綱目悉書于冊蓋欲使後人監之毋至蹈其覆轍自取滅亡者也

梁主安卧 不動

蕭公天威 難犯

吾不可以 再見

荷荷

三月侯景陷梁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書事邵陵王綸拜會稽柳仲禮等叛降景廢蕭正德以為大司馬梁主聞城已陷安卧不動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俄而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王僧貴曰吾嘗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憎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欲害是後梁主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梁主卧淨居殿口苦索密不得再曰荷荷猶云呵也遂殂年八十六是日太子綱即位按梁武三捨身於佛而身猶在也竟以身捨於景其謂之何也
史斷曰梁武遭時昏亂遂移齊品孝慈恭儉博學能文教禮大臣勤於庶政立刑條赦吉弼死徵士求賢尊經興學禮樂制度相均于冊是

永安侯信 在死愧 武帝子孫 一人

以天監之世時和歲豐海內無事然晚節末路寡起蕭牆禍成戎羯金甌遂缺寶鼎屢移為千古所笑者何哉議者咸謂帝信朱异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納叛人其禍遂至於此殊不知帝崇尚釋教夏為夷堂堂衮冕至加夷狄之衣宗廟去牲至具蔬蕞之薦如是則不待侯景入國而江左已為戎狄之區不待社稷變遷而宗廟已不血食矣其後臣叛其君子叛其父或頓兵自固而不急君父之難或舉州降仇而不恤宗國之亡夫以浮屠之教棄君臣絕父子而末流之禍其烈如此有國家者尚欲崇奉其教而不悟果何為哉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侯景之變武帝子孫臨難無愧者景愛求安侯一人而已故特書以予之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

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六月梁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已密

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之○東魏高澄為蘭京所殺

京衛州刺史蘭起之子登時變起倉猝内外震駭太原公洋入討斬之洋

高洋神彩
英暢

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胡致堂曰

高歡身冒矢石辛勤百戰變家爲國澄爲世子以冒色之故幾陷其父斃于馬稍其父自病逐君事魏主恭謹以終其身而澄不承先志肆爲悖慢設而幽之忠孝俱亡天理所不貸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苟曰無以求之膳奴之刀何緣而至哉

九月侯景陷吳興太守張嶷御史中丞沈峻死之

張嶷明於廢死遂使門爲忠義之鬼其

張嶷以身

視索君正之徒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張嶷書生不閑軍旅

許國袁氏世濟

或勸嶷效袁君正迎降嶷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墮之吾豈

忠貞張嶷有死

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

無二一門已在

建康景欲活之嶷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爲幸景猶欲

鬼錄一門

存其一子嶷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峻

忠義張嶷一門

胡氏曰張嶷以書生守土而能以不能匡復爲耻義不降賊執節而死

於生

苟非實見義重於生則不能也嶷可謂無負乎書矣

無負於書

梁湘東王繹與故兄昭明太子統子岳陽王登昆弟交兵繹弟邵陵王綸以書止繹不從冬十一月**梁**湘東王繹遣柳仲禮率兵攻襄陽岳陽王登

乞師于**魏**遣開府楊忠帥師救之○十二月**梁**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

中豪傑起兵討侯景侯景之變梁之臣子能盡討賊之義終始無愧者霸先一人而已矣郡人侯安都張德

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霸先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

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

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湘東**王繹受節度

繁按侯景入而梁氏失馭陳霸先滅侯景而梁氏方智絕是一景亡而

又生一景也誰謂霸先果盡討賊之義哉梁武之祀不絕一絲傳及三

世又且三十年岳陽王一人而已矣昭明太子於是爲不死馬視彼蕭

綱二年蕭繹三年蕭方智三年而止拱手而死於亂人之刃曾不得一

息自展者不稍愉快乎豈霸先篡賊之比也

○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六歲能屬文讀書早

行俱下昭明太子卒梁武舍孫而立之在東宮十八年遇侯景之亂雖承父業受制賊臣在位二年為景所弒壽四十九梁武立子天不祐之事多不滅誤納侯景兩子繼亡一孫方立被篡被弒亦不久長賴有昭明子為祖續承嘗○附魏寶炬東魏善見齊高洋

庚午

梁太宗太寶元年○魏大統十六年○東魏武定八年春正月東魏

祖皓起兵廣陵

高洋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齊王○梁祖皓起兵廣陵殺

侯景將董紹先百餘人耳書起初廣陵人來疑說前太守祖皓曰董紹先

猶足為梁室忠臣

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

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使天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

也乃相與糾合勇士百餘人襲廣陵斬董紹先馳檄遠近推蕭勳為刺史

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

梁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繹前移檄遣兵矣於是復書移檄何譏

賊者是誠何心哉故書繹曰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太寶之號猶稱太清

四年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齊王洋稱皇帝廢東魏主為中山王

東魏徐之才宋景業善圖讖因高德政勸齊王洋受魏禪洋以告婁太妃

如龍如虎

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

父兄終身北面

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

至鄴使侍中張亮等見東魏主逼以禪位東魏主遣匡城王韶等奉璽綬

禪位于齊齊主洋遂即位國號齊改元天保東魏建國白孝靜善見起甲

寅一十七年至是亡

東魏篤好文孝

史斷曰東魏起自孝靜國政盡出于高氏雖篤好文孝從容沉雅何救敗亡是可慨也

魏將楊忠擒湘東將柳仲禮襄陽乃安○五月魏人欲令襄陽王彥發哀

嗣立彥辭乃遣使冊命彥為梁王建臺置百官梁王彥朝魏侯景自稱漢

將軍有宇宙之號

王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

魏初作府

號乎○魏初作府其初者何志始也三代而下寓兵於泰始籍民有才力

者為府兵身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糈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即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唐之府兵本比

王守溪曰

法之本乎

宇文泰以府兵為軍制以周禮為官制此皆良法也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泰既醜孝武又出廢帝是亂臣賊子何以為立

九月**梁**邵陵王綸將攻侯景**湘東**王繹忌之遣王僧辨等襲之綸書責僧

辨曰將軍前年殺人姪今歲伐人兄以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辨送於繹繹

命進軍綸奔齊昌為侯景所襲奔齊齊以為梁王

辛未

齊以相東王繹為梁相因

梁大寶二年魏大統三月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齊以梁湘東

王繹為梁相國建梁基總百揆承制繹誘弟武陵王紀之子圓正囚之○

十月侯景弒梁主綱併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棟後為湘東王繹所殺梁王僧

辯等聞太宗弒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景廢烈王棟為淮陰王自稱漢

帝于建康改元太始○齊主洋弒東魏故主中山王善見是為孝靜帝

○世祖孝元皇帝 名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一目

眇性殘忍先時不赴父難後亦不奉簡文正朔忌殺弟姪惟營

已私然能滅侯景亦有可取而踐祚**江陵**好尚玄教姪連魏兵

尚不知備在位三年降魏被弒壽四十七○附魏欽齊洋

壬申

梁世祖承聖元年○魏主欽元年○齊天寶三年

二月**梁**湘東王繹與王僧辨陳霸先等討

侯景景兵大潰與百餘騎東走○三月繹殺豫章王棟侯景弒綱後所立也

君遂昌曰

蕭繹舉兵名義甚正

蕭繹覆滅蕭繹舉兵名義甚正然自赴援至今未聞遣一兵馳一騎勇於討賊必至父死兄弒始克進攻蓋其包藏禍心

欲借賊手以去其逼初非為父兄而討賊也繹之處心積慮如此故未

幾而有江陵之戡國亦尋滅不亦宜哉

巴丑梁僧辨等上表勸進勸上尊號且迎都建業**湘東**王答曰**淮海**長鯨喻侯景

雖云授首襄陽短狐喻岳陽王譽昭之子未全革面言變面而從也太平王燭泰階六星平則

治四時調雨益州刺史武陵金常德府王紀頗有武略初聞侯景陷

長鯨短狐

文士豈能匡濟會內
殿柱繞節
生花

善人國之
基

使者八反
乃至

湘東王誅
王偉

王偉作檄
文甚佳

湘東一日

臺城沈氏謂僚佐曰七官釋於兄弟行第七故名文士豈能匡濟會內

寢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為已瑞遂稱帝王成都初臺城之圍叅軍徐怿勸

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街之會人告怿反并其子盡誅焉亦殺司馬王

僧略僧辨弟求豐侯撫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

待紀徵劉璠為中書侍郎使者八反乃至又苦求還紀知必不為已用乃

厚禮遣之後武陵王為相東王○侯景都督羊侃之子鴟殺侯景傳首江

陵暴屍于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梁湘東王繹誅王偉等於市初

偉侯景弑簡文以絕衆心及在獄中上詩王愛其才欲宥之有言於繹者

曰偉作檄文甚佳王求得之見其有相東一目之語釋一目乃怒誅之

胡致堂

侯景叛亂為之晝謀贊決者王偉也春秋治亂臣賊子尤嚴
於其黨若王偉者幸生獲之數其惡逆肆諸市朝猶未足雪
人神之憤洗滅亾之耻乃以吟咏扁章欲脫其死及其誅也又以一言
斬已之故是蕭繹喜怒殺生皆為已私而不念君父也悖哉

以辛術
為吏部尚

取士必以
才器

辛術最為
折衷

今曾桓
文之不如

晉文不失
信於伐原

齊以辛術為吏部尚書書之善其職也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

有得失高澄少年高朗所敵者踈袁淑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

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舉

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門考之前後最為

折衷○魏蕭脩自魏歸于江陵脩之降魏也宇文泰許其南還久而未遣

從容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為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

不如泰曰何也對曰齊桓存三亡國魯亂齊桓立備公築夷儀封即城楚丘封衛晉文不失信

於伐原晉文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日原將降矣軍吏請待原語未竟泰曰我解爾意乃厚禮脩遣還江陵○十一月梁湘東王繹即

位於江陵江陵自侯景之亂改元大赦

癸酉梁承聖二年○魏主欽正月梁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領

楊州魏作九命九秩之典後世以九宇文泰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

官爵改流外品為九秩。○魏太師泰廢魏主欽立其弟齊王廓。文帝第四子，是為恭

帝復姓拓跋氏。○齊主殺其尚書左丞盧斐。季庶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

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

之則使入地。既成，盧斐季庶皆言其誣罔，不直收啟。齊王坐謗史殺之。然

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按魏收為人甚輕薄，撰魏史得陽休之助，則為其

肯收錄或妄有所詆毀，私其所親。而冀其所畏宜控訴者之紛紛也。○三月，梁武陵王紀留蕭儻守成都，自

帥軍伐江陵。梁主繹請魏遣尉遲回伐成都以救之。秋七月，紀眾潰，梁主

殺之。及其諸子圓滿、圓照等，遠近憫之。○八月，梁主好玄談，講老子於龍

光殿。

尹起莘曰：其父講佛於同泰寺，而有侯景之亂，其子復講老子於龍光

殿，未幾亦有江陵之禍。書之于冊，後之溺佛老者可鑒矣。

十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會梁王彥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執梁主

繹殺之。初，庾季才言：去年八月丙申，日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

心為天王，丙主楚分，恐建子之月兵入江陵。宜整旆徙都避之。梁主亦曉

天文，嘆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至是，魏遣于謹宇文護、楊忠將兵五萬伐

梁。後梁主彥帥眾會之，長孫儉問謹曰：為繹計將何如？謹曰：耀兵漢沔，還

據丹陽，上策也；退守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

儉曰：繹出何策？謹曰：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知

其用下策也。魏師至，內外戒嚴。梁主乃停講。王琛報曰：吾至石梵境，上帖

然，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丁亥，魏兵至柵下。梁主巡城，猶口占為

詩，群臣亦有和者。胡僧佑出戰，皆敗。朱買臣按劍進曰：唯斬宗慄、黃羅漢

可以謝天下。二人勸梁主都荆門而梁主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甲寅，魏

人百道攻城，反者開四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城，請質求和。梁主乃焚古

今圖書，一旬為期，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遂白馬素

升天入地

魏收穢史

講老子於龍光殿

于謹料繹二策

石梵境上帖然

戎服講老子

宗黃何罪

梁主焚古

今圖書

文武之道

今夜盡

讀書猶有今日

武帝恭儉寬惠之君

衣出降... 祖寬縱故為政尚嚴或問梁主何意焚書梁主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讀書無益也故焚之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愍懷太子元良等按梁主繹殘忍不護者老子而聖賢圖書儲之雖多亦寄之陳迹耳乃從而焚之書何罪哉○繁按蕭繹讀書萬卷未讀親親仁民一句宜有今日也

司馬公歷年圖曰

武帝當齊之季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雖屬而歸觀其勤身約已好尚文雅村循丈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為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圖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餓死江淮以南鞠為荊棘其智未足稱也其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中殘忍尤甚是以雖剪兇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為俘虜豈特人心之不與抑亦天地之所誅也

史斷曰

元帝以武帝之子擁上流之重方君父告急奔走赴難可也而竟逡巡不進及簡文嗣位則謂戴以隆梁祚亦可矣而乃不奉正朔復興成濟之謀觀其始終一念上不在君親下不在兄弟僥倖國

讜希覬身謀師出無名何以討賊纔誅侯景即安江陵未越三期寇戎交逼不圖保國之謀方且躬御龍光親講老子不思反已猶焚圖書愚蔽甚矣喪師覆旅身就囚戮宜哉

魏主梁王登為梁皇帝資以荊州之地屯兵守之

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初名曰助防實制營也

魏師未還登將尹德毅說登曰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為設享會

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群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願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登曰卿此策非不善然魏待我厚若遽為此人將不食吾

餘至是闔城繫虜又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

按魏人此舉非存亡繼絕之義而啓不用德毅

之策以致江東塗炭又失襄陽○初簡文帝綱嘗述武帝五經講疏尤好詩賦

納文士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長春義記百

卷去... 各文涇渭三卷玉簡五十光明符十二卷易林十

恨不用德毅之言

戶德毅說

七卷... 譜一卷... 文集百卷行于世而元帝繹亦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
註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
卷王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全德志
荆南地記貢職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
卷亦行于世二主篤志藝林多聞博究然正學未講德業大舛無補敗亡
云。

○後梁中宗宣皇帝 名譽昭明太子蕭統之子武帝孫與西魏仇

殺叔父元帝遂即位都江陵在位七年壽四十四殂葬平陵○

二月附敬帝方智 字慧相元帝九子宣帝同堂弟晉安王也襲

亥中大通二年統被鮑龜之讒憂卒武帝立統弟普安王綱後
為太宗簡文帝而封統子謹豫章王譽河東王晉岳陽王朝野
多以為不順侍即周弘正勸綱讓不從後已巳太清三年五月
武帝餓死於侯景之手綱擁虛位太宰二年辛未十月見統於

景湘東王繹不赴父難不奉兄正朔受命北齊為梁相國後為
世祖元帝承聖壬申與王僧辨陳霸先滅景稱制癸酉十二月
譽受魏命為梁主於荆州與魏執殺繹及太子元良乙亥正月
稱帝江陵而元帝九子方智年甫十三二月襲位隨遜淵明十
月復位至丁丑十月為霸先篡弒時王琳又立北梁王莊尋降
于齊而蕭梁之派止有中宗矣○丁南謂梁史削譽進陳不列帝
陵延及蕭梁三主三十三年姚思廉作梁史削譽進陳不列帝
紀之餘不係昭明之後以其臣魏囚叔祖辱父此見思廉斥
絕亂賊之意可謂良史矣○繁則謂敬帝長國篡賊身死宗城
中宗嫡裔爭位繼父承祖未為叛祖辱父視敬帝賢矣陳受梁
恩竟作梁賊殺今日之主絕先帝之祀尚有不優於同姓爭國未
宗祀者也况中宗乃霸先故主之嫡尚有不優於同姓爭國未
乎如云北魏立中宗則有申立周平莒立齊桓秦立晉文北齊
命湘東王繹之例如云中宗臣北魏則有周古公事重鬻鄭事
荆楚齊景事吳宋康王事金之例招夷魏而殺元帝引申以
殺幽王罪均也戊申侯而不討臣元魏而不辭失一也保垂絕
之業延父祖之祀功足掩過春秋不削進一梁賊何如存一梁
嗣與一後立早亡之庶孫何如直取先立久延之嫡裔思庶誤
通鑑綱目再誤丁南湖又誤不敢從也故仍用梁統附陳附北
朝周齊焉以見梁之子孫正朔未絕則篡竊雖強萬世人心終
不輕與使亂賊姦雄猶知畏懼也○近魏顯國亦云敬帝之梁
雖亡于陳而後梁未亡說者謂陳不當繼梁而隋不當繼陳殆

四 正月梁王譽即皇帝位於江陵追封父統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嫡母

為昭德皇后生母龔曰皇太后妃王氏曰皇后子熾為皇太子賞刑制度

並用王者之禮惟上疏於魏稱臣奉其正朔先是庚午魏使登為梁帝不

從及元帝亡復使為帝於是始即帝位以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王操為

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謀難達政事文辭瞻速操亦亞之後梁中興二功

多○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長沙遣將潘純施侯平伐後梁禦之

施等退歸夏口書法云後梁亦梁裔也曷為書伐殺繹者魏也譽受魏立

以勸也○繁按王琳於大定五年稱臣後梁而復事齊立莊卒為齊死干陳非專志之臣也○二月元帝第九子晉安

王方智至金陵時年十三即梁王位以大尉王僧辯都督中外諸軍事加

陳霸先征西大將軍○魏免梁俘數千口時魏宇文泰得庾季才厚遇之

令參掌太史季才散私財購親舊之為奴婢者泰問其故對曰僕聞克國

王琳遣兵伐後梁琳有舊主之心

禮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縉紳何咎皆為皂隸鄙人羈

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購之耳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

之望因出令免梁俘數千口○三月齊使邢子才納魏武姪子淵明于梁

與王僧辨書以為嗣主冲藐未堪負荷賈陽侯淵明先為北齊所以年以

望堪保金陵以為梁主僧辨不從齊以兵送淵明入東關僧辨出屯姑孰

五月癸卯納之求以方智為太子丙午淵明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方智

為皇太子○初梁王僧辨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及僧辨納淵明

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不從霸先嘆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

仇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

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為乎九月舉兵襲僧辨縊殺之賈陽侯淵

明凡稱帝七月而遜位出就邸冬十月晉安王復即皇帝位請稱藩發明

軍之將失地之人其不宜繼承梁統求無可疑齊人四十一

又立... 霸先得以藉手反為篡竊之資豈不深可惜哉

槃按梁之賊臣非僧辨也。霸先也。霸先欲篡所忌者僧辨耳。方北齊之納淵明也。僧辨出走姑熟。初不欲受也。乃兵至東關。淵明將篡僧辨不得已歸奉淵明。請立方智為太子。猶欲奉方智也。至霸先仗義殺僧辨而目中無蕭梁。掌中有金陵矣。其退淵明而進方智也不過借幼主以速成其篡耳。豈真忠於元帝之遺孤哉。霸先能殺僧辨弑方智奪梁金陵而天能絕其嗣使歸於兄子。又使陳頊弑奪之。陳頊奪姪未幾而天又併頊之子。滅其宗社且使霸先遺骨毀成灰屑。入僧辨嗣子王頌之腹。僧辨有子。霸先無道天道誠不可欺也歟。

丙子後梁中宗大定二年梁敬帝太平元年○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

師冢宰初泰以漢魏官煩令蘇綽及尚書令盧辨依周禮定六官至是行之令百官封拜皆倣周禮○齊大治宮室齊主初立留心政務又能以法馭下故戰爭所向有功後以功業自矜遂事淫樂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

數四集對如初
天下有如
此癡人
能逢比干
未是後物

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

龍逢比干未是後物遂釋之頃之入見似有所諫竟斬之○五月梁廢主

建安公淵明卒○王琳奉表于齊又納款于魏以被虜之妻子亦稱臣于

梁方智○十月魏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時泰病召中山公

護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乙

亥卒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

凡所設施皆倣三代而為之丙子世子覺五歲嗣位為太師太冢宰出

鎮同州初泰尚魏孝武妹馬胡公主生覺姚夫人生毓毓於諸子最長娶

如何衆未有言者僕射李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公何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起止之於是議定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

得不爾信亦謝遠曰願公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史斷曰宇文泰因魏擾亂孝武西奔遂挾天子而令之披草萊立朝廷

燕綽音才

宇文太祝
賀六渾有
慙德

周禮而建六命而叙官爵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少有可觀唯
宇文氏耳然既鳩孝武又黜廢帝特亂臣賊子之所為視賀六渾有慙
德焉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善終吾誰欺欺天乎

十二月西魏主廓以岐陽今鳳翔府屬陝西道之地封覺為周公宇文護以周公幼

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于周詔文稱禪借也令

綱目改正之而後西魏建國二世三主二十四年而亡始甲寅十月文帝

廢帝欽壬申二年恭帝即甲戌三年終丁丑正月

歷年圖曰

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
之民以憑陵中夏南取并州東舉幽冀兵不留行而數千里

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大武燕青交包司豫摧赫連開關中梟蒲洪吞遼
碣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於大漢悉為其有
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變戎狄之俗
脩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物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克
負荷寵信讒佞賊虐親賢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后

風聲文物
蔚然可觀

淫恣嬖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
賊蜂起上之人曾無恻心而內自睽離以招外盜於是爾朱榮乘之而
起興晉陽之甲直指伊洛母后幼主沉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
孝莊勇決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
關遭宇文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家全盛
之時宴安怠惰以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
才猶不能救况庸君乎

右北朝魏自太祖拓跋珪起東晉孝武丙戌至魏孝武脩甲寅十三主
一百四十九年而東西兩分西都長安自文帝寶炬乙卯至恭帝廓丙
子三主二十四年通前共一百七十一年東都鄴孝靜帝先文帝一年
起甲寅至己巳十六年先西魏七年而亡○自丙戌至洪武戊申九百
八十三年計十六甲子零二十三年自文帝乙卯至洪武戊申八百三
十四年計十三甲子零五十四年自孝靜帝甲寅至洪武戊申八百三
十五年計十三甲子零五十五年
右梁武帝天監元年壬午至敬帝太平二即中宗大定三年丁丑五十
五十五年而中宗大定四年戊寅至後主廣運

九年計十四甲子零二十九年。合八十五年。自武帝壬午至洪武戊申。八百六十

○後梁中宗二○附篡國陳高祖武帝陳霸先

按霸先字興國吳興人姓陳氏漢太

丘長寔之後其先虞裔敬仲也少倜儻有大志長於謀略意氣雄傑長涉獵經史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明達果斷為時推服仕梁封陳公進爵為王竟篡梁弒主嗣亦先絕祚歸兄子在位三年齒五十九葬萬安陵○是時梁有中宗血食猶故正朔循故國號猶故况高祖之孫太子之子又非疏遠庶孽雖有投魏殺叔之罪然春秋曲沃奪晉桓殺兄後世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宋太宗殺藝祖妻子骨肉相殘而後竟能掩其罪者君子亦不能斥先祀不絕猶賢乎他姓之盜也進梁黜陳斷乎不疑○附魏郭周宇文覺疏齊洋

丁丑

梁中宗大定三年○敬帝太平二十二月陳高祖武帝霸先永定元○魏恭帝四正月周孝愍帝宇文覺元九月世宗明帝毓元○齊天保

八○是歲梁敬帝亡陳代

正月魏周公覺稱天王廢主恭為宋公宇文泰

宰子覺襲位封周公尋建國為周是為孝愍帝

宇文護為大司馬冢宰弒宋公○九月梁丞相霸

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周冢宰護弒其君覺及柱國李遠

果惡護

之專與李植等謀廢護事泄護遂弒覺殺植逼植父遠自殺

立覺長兄寧都公毓即天王位是為世宗明皇帝

今日不忍見此

○十月梁陳公霸先進爵稱王遂稱皇帝廢主方智為江陰王時方智禪

霸先霸先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沈恪勒兵入宮送方智如別宮恪排闥

見霸先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霸先

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霸先遂即位南郊奉方智為江陰王尋弒之

史斷曰

江陵陷沒元帝被擒僧辦霸先奉敬帝返建康足未涉江齊人又以蕭淵明來而僧辦納之霸先殺僧辦廢淵明而敬帝復位

竟為霸先所取攷論梁之立國大抵夷教盛行藝倫攸數義方不立僭

亂恣行侯景之難父子不相保兄弟叔姪自相屠正德綜綸有弒逆之

心繹紀譽譽無赴難之意簡文至痛在心為賊所脅不敢執哀反與宴

樂凶愚貪詐惟利是圖蕭繹叔父之親誘圓正而殺之蕭譽猶子之行

執元帝而辱之不恭不友不孝不悌不忠不義萃于一家是夷狄不如

禽獸之類耳俾當昇平且不足恃况國已傾乎○愚按梁中宗蕭譽以武帝嫡孫即位於乙亥之正月而敬帝蕭方智以武帝庶孫即位於乙亥之二月方智父為魏虜身為陳霸先所弒譽臣魏稱帝保梁宗祀梁

綱目於韓
亡而書韓
張良梁亡
而書梁王
琳陳亡而
書陳叔慎
何歟

太子因之
根本
德瓊以寬
平為治

漢光武何
故中興

猛虎安可
出穴

樂遜言四
事

棋劫爭行
先後

也是故韓亡矣張良有復讐之志則書韓張良梁亡矣王琳有復仇之志則書梁王琳陳亡矣叔慎有復讐之志則書陳叔慎皆勸義也○繫則謂琳果不忘武帝之胃不妨忠事蕭管共討偽陳乃北納蕭莊甘為齊高氏之役狼狽而死卒非不事二姓之臣不足算也

戊寅梁中宗大定四年○陳永定二年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梁武三捨身

永嘉王莊于梁軍以王琳為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改元天啓琳伐臨川

不克侯安都周文郁逃歸陳琳還湘州綱按王琳忠梁而帝齊納之蕭莊

明之子輔翼後梁豈不正哉惜琳見不及此後之撰史者又不齊以常

山王演錄尚書事齊主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

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所以為戲愔白收言齊

主乃止齊主既殘忍有司莫不嚴酷惟郎中蘇瓊所至皆以寬平為治有

人告反者事或付瓊多得申雪○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王浚上堂王浚

於地牢前年幽二齊主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悲怖聲顛齊主愴然

泣下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齊主默然使左

右刺之浚渙號哭呼天乃燒殺之

已卯梁中宗大定五年○陳永定三年正月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王始

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改都督為總管○齊主殺魏宗室二十五家

初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

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誅始平公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

九家韶幽地牢絕食而死又殺元氏七百二十一人綱按元韶宜對以高

心不忘此為正論而妄對招滅文景武昭宣之澤人

宗族豈非小人自作之禍耶○六月周以霖雨詔群臣極諫光祿大夫

樂遜言四事其一比來守令代歸期促責效專務威猛其二貴勢競侈靡

工作務為奇巧其三銓曹補擬宜與衆共其四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

逍遙公

得財失行

教訓必先禮義

為政務崇寬簡

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不奪其志周主禮敬尤甚號曰逍遙公

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復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雋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緡五匹雋曰敦睦宗族

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之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陳主霸先殂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

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後宮無金翠之飾及殂子昌等沒乃召兄子臨川王蒨音蒨即位蒨之運至感矣捨身事佛何益哉

胡致堂曰

陳高祖勇略才智江左一時無與角者故能奮身宦途以取大位雖享國日淺迹其過舉蓋亦甚少所可恨者無宰相也天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赳赳武夫五六人而能建不拔之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為政寬簡此特為國之一節耳豈世無名世士可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史斷曰

陳主當梁祚播遷選將練兵勦除元惡三年之間遂移梁鼎纂位之後刑政百未一舉乃躬蹈梁武之迹幸寺捨身貽謀如此則不待賀若弼韓擒虎來而龜兆已見矣

齊主盡滅元氏之族

王碎瓦全

丈夫寧可王碎

江左五朝皆莫及

齊主滅元氏之族殆盡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性者乎丈夫寧可王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

齊主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

胡致堂曰

元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后為高洋所勦幾至於殲焉是何也自拓拔珪以來殺人多矣獨孝文寬仁好儒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天之所惡也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雖然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也

方正學曰

滅人者適以自滅高洋既篡魏而奪其國忘元氏宗族彊盛蓋恐其久得民心而復興也悉聚而殺之其心以為無足慮者矣後十九年而高緯為宇文氏所虜高氏之族皆死卒與元氏無異

八月周主天王毓始稱皇帝改元武成。○十月齊主洋嗜酒成疾殂太子殷立是為濟南王。

史斷曰

文宣因仍霸業遂移魏鼎得國之初深以三方鼎峙繕甲治兵親冒矢石屢犯艱危多至克捷至五年後以功業自矜遂肆酒縱欲淫昏強暴無道之極浮于獨夫幽二公後渙於地牢而殺之又滅魏宗室二十五家及元族殆盡得戴其元以歸地下幸矣

十一月梁王琳聞陳主已殂奉其主莊屯濡須口攻大雷陳遣侯瑱侯安

都徐度禦之吳明徹夜襲益城琳使任忠擊破之因引兵東○先是後梁

遣大將軍王操取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琳於是歲亦遣雷又柔襲破

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至是琳與陳人相持乃稱藩乞師於後梁後梁

許之

○梁中宗三○附篡國陳世祖文帝禧

字子華武帝霸先兄始興王長子霸先無嗣命繼統起自艱苦明察勤儉迎納介弟包藏禍心傳子伯宗伯宗幾而弟瑒奪之矣兄愛弟弟負兄哉在位七年齒四十五葬泰寧陵

周毓豈齊設演

庚辰

梁中宗大定六年○陳世祖禕天嘉元年○周武成二年○齊廢主殷乾明元年八月肅宗孝昭帝演皇慶元年○凡四國

前梁丞相王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齊大傅常山王演殺尚書

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初愔以演位地親逼恐不利於齊

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王晞曰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辟惟殿下慮之

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應與

長廣王湛謀殺愔妻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演亦悔殺之以中

書令趙彥深代愔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

而策蹇驢可悲甚矣三月演如晉陽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當

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

復人理所及齊主遂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筭

王晞之言何其悖歟天時之無舛即人理也人理之不逆即

我何敢自比周公

楊郎忠而獲罪

殺騏驎而策蹇驢

今當何以處我

天時非復人理所及

名教之正道
名教天時
人理分為
三事
弘我周家
必此子
虎而傳翼

奪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為三事。可謂巧言亂德。利口覆邦者矣。

四月周冢宰護憚帝毓明敏有識量進毒弒之謚曰明皇帝毓弟魯公邕

立毓將歿口授遺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者必此子也

史斷曰明帝懲前車之覆轍芟除而勦滅之可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總於護既不能剪夷禍根又資以兵柄是虎而傳翼

自殞其軀哀哉若夫推付託之公心恢宇文之洪業亦足以為明矣。

是歲夏震梁前殿崩壓死二百餘人○八月齊皇太后下令廢齊主殷為

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演即位於晉陽演文宣之弟為肅宗孝昭皇帝

史斷曰孝昭早居臺省留心政術及廢殷自立輕徭薄稅廣求民瘼內

無私恩外收人望封先代之裔敦學校之風徵召賢才文武畢集每訪

左右冀求忠直于時國富兵強將圖進取假之以年是使秦吳肝食遠

圖不遂議者惜之然違趙道德之諫而行篡奪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骨肉相奪

不畏後世背妻太后之訓而弒濟南王妻太后戒之曰勿令謂之篡邪許長廣王

以傳位又自立子百年為太子遂使疑怨交生而百年卒斃亂挺之下

雖稱孝友奚足尚哉

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陳主可謂能恤刑矣故特書以予之○齊主欲以王晞為侍郎

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謂權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

覆且吾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蹶猖求退無地非

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胡致堂曰王晞力辭要官而以易顛難保為戒則晞之欲演使速取國

其心非為富貴直報顯祖之欲殺已而遷怒其子耳不亦伎乎

辛巳梁中宗大定七年○陳天嘉二年○周高祖武正月周太師護自加

都督中外諸軍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九月齊主演弒故主濟南王殷

立太子百年以湛守鄴時濟南王在

陳主能恤刑

王晞思之爛熟

王晞力辭要官

王晞以易顛難保為戒

王晞遷怒其子

濟南王問計高元海

元海三策

萬世一策

計高元海曰有三策請殿下從數騎入晉陽見太后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不然表請青徐刺史沉靜自居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策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策也。湛未能用乃送濟南王于晉陽齊主殺之。○十一月齊主演殂是為弟長廣王湛立是為世祖廢太子百年為樂陵王後百年為○陳立鹽賦權酷法。○梁世宗明皇帝名歸中宗太子中宗殂歸立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四葬顯陵。○附陳世祖文帝禧。○周高祖邕。○齊世祖湛。後主緯。

壬午 梁大定八年二月傳世宗明帝歸天保元年。○陳天嘉三年。○周寶保定二。○齊河清元。○大小四國。 陳遣兵討其江州刺史周迪于臨川。○陳閩州刺史陳寶應與周迪通謀拒陳震寄震為弟

使人讀漢書一說殺三士王命論識所歸

安成自周婦于陳

安成長安布衣介弟價豈止一城

流寓閩中嘗從容諷以逆順寶應不聽寶應常使人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應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以言智。豈若班彪王命論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後寶應被誅

○二月後梁主登殂。初梁主悔不用尹德毅之言。邑毀兵連威畧不振。乃著愍時賦以自悼。蓋其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撫之有恩。能得其死力。安於儉素。不嗜酒色。事母以孝。篤好文義。嘗有文集經疏行世。竟以不得志。疽發背殂。太子歸即位。改元天寶。歸機辨有文學善撫御得下歡心。尊祖母龔太

后曰大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生母曹貴嬪曰皇太妃。 ○陳安成王瑱自周歸于陳。周遣杜杲送瑱南歸。陳主謂杲曰。家第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去年陳以魯山郡歸周。亦恐未能及此。杲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音。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

一察存三

周主養老于大學

明主虛心納諫

言行者立身之基

天子有過如日月之食

于謹深識此意

言慮之正行果有加○陳周迪衆潰奔晉安初迪與東陽晉安陳寶應留異相連結外敗梁師內拒陳命是欲自專一至是潰奔○齊主湛丞故后李氏殺其子紹德。

癸未○梁世宗天保二年○陳天嘉四年四月周主養老于大學以于謹為

三老遂幸太學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于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主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

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

行勿使有過天子有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尹起莘曰

逆雖總握大權周主寄命其手凡所設施舉不由已獨有禮文之事不為逆護所疑故周主安而行之耳于謹深識此意故其所言不過從諫守信謹於言行等語而已其他君人大節皆不之

善王成已致治之要道

及此蓋周主以此自喻而護亦以此愚其君者也

胡致堂曰

憲老一言古先哲王成已致治之要道也三代而后寥寥千五百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慕古以聳一時觀聽而為之未有真得進言之益者也

甲申

○梁世宗天保三年○陳天嘉五年梁大將軍吏部尚書蔡大寶卒

嚴整雅達中興之功獨多梁主哭之慟進贈公謚文凱○周初令百官執笏○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湛

殺其兄演故太子樂陵王百年欲以厭也天之傲告非一端人主皆以反躬修德為先既興而恐懼之意遂畏齊氏不道白虹貫日反濫殺以應之綱目○陳克斥書所以著其誣天罔人奪宗肆逆濫及無辜為後世者戒也

晉安陳寶應留異誅之寶應大敗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虞寄嘗諷不至

今日章昭達追擒并異送建康斬之陳主命昭達禮遣虞寄詣建康既見

勞之曰管寧無恙管寧三國魏人華歆薦寧獨行君以為衡陽王掌書記○十二月周封李昉為唐公是為○齊歸宇文護母於周護會突厥侵齊

管寧無恙

早從虞公不至今日

乙酉保四年 四月彗星見○齊主湛傳位於太子緯是為太子即位○

十月周殺其中州刺史賀若敦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還謂宜

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

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

弼舌出血以戒之

丙戌梁世宗天保五年○陳天康元年○四月陳以孔奐為太子詹事陳

王藉以太子伯宗柔弱謂項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項拜泣固辭陳主又謂

孔奐等曰今三分鼎峙四海事理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

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

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司馬公曰

孔奐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面辨廷諍以絕覬覦以為誠耶則當請下詔書宣告中外若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

引錐刺舌 出血 陳主藉 始與王 長子也 項後代 察帝伯 宗為高 宗始與 王次子 陳主親 弟也 孔奐古之 遺直

之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 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奸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 之孤豈不悖哉

陳主藉殂太子伯宗立是為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守儉約每

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勅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

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齊始用士人為縣令

為之謬可知矣書始用士人非美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耻

為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勅

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士人為縣令自此始

○梁世宗二○附陳臨海王伯宗字奉業陳文帝太子雖承父業政

所廢尋卒壽十九史曰廢帝

○二月陳安成王瑱殺中書舍人劉

刺閨後籤 雖睡亦令 驚覺 齊始用士 人為縣令 縣令治民 之本 士人為縣 令自此始 後梁世宗 二

梁世宗天保六年○陳主伯宗○二月陳安成王瑱殺中書舍人劉

我家直以
勤勞至富
貴

金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朝見常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
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
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勤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後壬辰年果為祖
珽諸殺光及二子
○四月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歸後梁皎送子玄覽為質請
伐陳○九月梁遣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與周將衛公直權景宣元定等
會皎巴陵遇陳將吳明徹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梁大將軍李廣
被虜明徹欲降之辭色不屈死之贈
太尉追封建興縣公謚忠武長沙巴陵遂陷于陳直歸罪於梁柱
國殷亮梁主雖知敗不獨在亮然重於違直遂誅之明徹遂陷梁河東郡
虜守將許孝敬

戊子梁世宗天保七年○陳光大二年
○周天和三年○齊天統四年三月陳吳明徹進逼梁江陵引水
灌城梁主出頓紀南以避其鉞尚書僕射王操與周副總管高琳拒守十
旬會馬車主馬武吉徽等擊明徹敗之明徹走公安梁主還都○七月周

難為婦
如之間

隋公楊忠卒忠子堅初為小宮伯宇文護欲引以為腹心忠曰兩姑之間
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是忠卒堅襲封○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
宗為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茂

史斷曰廢帝柔弱之君人之器及居大位刑政皆決於安成王未幾為
其所廢哀哉○李繁曰頊當親兄世祖舊欲遵太伯事時偽為
泣辭而兄子立未二年即奪之孔奐對世祖言頊為周旦而頊篡奪曾
不一勉以周旦之事小人類不忠信如此

齊上皇湛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
我遂殂

○梁世宗三○附陳高宗宣帝頊即周遣杜杲送歸安成王頊也字
紹世始興王第二子廢臨海王自

立負兄奪姪貪地侵齊用吳明徹擒殺王琳以致明徹敗沒寵
子比昵江總縱飲階亡雖焚錦示儉不足取也在位十四年齒
五十二○附周邕
贊闡隋堅齊緯恒

已丑梁世宗天保八年陳高祖頊大建
天和四年齊天統五年正月陳安成王頊襲帝位○齊主

緯出胡后嬖臣取士開刺兗州既而留之太尉趙郡王叡以諫被殺復以士開為僕射○四月齊主以東宮時狎佞高阿那肱為尚書令韓長鸞遷侍中領軍又養母宮婢陸令萱以媚胡太后寵和士開阿那肱皆為之養子令萱為女侍中其夫掖廷提婆為侍中斛律后從婢穆舍利有寵亦為令萱養女提婆因冒姓穆令萱與士開引祖珽為秘書監士開嘗譖齊主母舅胡長仁出刺齊州長仁遣人刺之事覺士開以他事中賜死

庚寅梁世宗天保九年○陳大建二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陳人討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氏為石龍郡太夫人紇先召陽春太守馮僕誘

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共討平之僕以其母功遷石龍太守遣使者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初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郎蕭引曰管幼安管寧袁曜卿袁淑劉備舉漢才避地江淮復歸魏武帝但安坐耳君

揚素無心圖富貴

子直已以行義何憂懼乎至是陳主徵以為侍郎○齊以和士開為尚書令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為之假子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之一舉而盡○陳遣司空章昭達侵後梁梁將士與周總管陸鵬將軍李遷哲擊走之昭達又寇章陵之青泥梁大將許世武赴援敗績○齊復以梁蕭莊為梁王後齊亡莊卒于鄴辛卯梁世宗天保十年○陳大建三周汾州刺史楊敷子素少多才藝有大志不拘小節周主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丁南湖曰

富貴在天求有道得有命本無富貴來逼之理蓋楊素自以智力逼取也史稱素智詐自立不由仁義阿諛時主高下其

心營構離宮謀廢家嫡此皆逼取富貴之道故其舉族皆尚書列卿諸子皆柱國刺史而極富甚貴近古未有卒之血肉未寒而發塚滅族此

龍子固自不凡

七月齊王備時年十四殺和士開斛律光聞之撫掌大笑曰龍子字所為固自不似凡人齊主良父乃釋其罪竟殺之也不於此時舉正其罪則非天討矣○冬十月齊胡太后與沙門統曇獻通齊主聞言而未

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發併誅遂幽胡太后於北宮○後梁華皎如周先是皎與戴僧朔會北將衛公直為陳所敗

率麾下數百人歸梁梁以皎為司空封江夏郡公僧朔為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至是過襄陽說直曰梁失江南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豈使齊

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裨梁國直為言周主以基平都三州歸梁繁按此梁納華皎之報亦周之德直之義也

壬辰梁世宗天保十一年○陳大建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嘗謂齊公憲侍讀裴文

舉曰卿陪侍齊公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

竭節耳○二月齊祖珽以太后既幽欲引魏保太后例尊陸令萱為太后且謂陸雖婦人然雄傑女媧以來未有也令萱亦稱珽為國師由是珽得

僕射○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時珽勢傾朝野光惡之嘗歎曰盲人入珽嘗因罪置地牢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以致失明國必破

矣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周章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謀傳之於鄴珽使其妻兄奏之與陸令萱因解之

曰百升者斛也斛律累世大將明月斛律累世大將明月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封士讓又密啓齊主誣其將行不軌

齊主因與珽謀拉殺之廢斛律后并殺其二子後周主滅齊追贈斛律光胡致堂曰斛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祖珽之徒濁亂齊室

光為上相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放流殛竄而以空言肆罵

齊殺斛律光

明月照長安

明月聲震關西

此人在安得至此

明月能為將

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者委權而去獨或免於滿溢而光之智大不及此也其及宜矣

齊胡太后幽居自愧乃飾兄女于宮中令見齊主納為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乃結令萱為姊妹使與祖珽白齊主立昭儀為后又立穆氏為右后而胡氏為左尋廢

癸巳梁世宗天保十二年陳大建五年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南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謂公卿議舉元帥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

人才當今亦無過

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遂以明徹統眾伐齊齊人

此策誠足制勝

議禦陳師趙彥深私問計於原文宗文宗曰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

陳主賞徐陵知人

盡言因相顧流涕於是齊軍大敗明徹取齊江北數郡後明徹復克壽陽陳主置酒舉杯屬

在德不在瑞

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周太子贊獲白鹿以獻周主詔曰在德不在瑞

欲自穢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長恭美貌而勇以却山之捷威名大盛齊主忌之因務聚斂其所親尉相願曰豈非以却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

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王後有疾齊主

正人豈復過卿

醜殺之齊主游南苑從官喝死者六十人○八月周太子贊納妃楊氏隋公堅之女也書之著隋篡之始太子好近昵小人左官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

樂運所言忠直

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欲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復以尉遲運為右官正周主嘗問樂運曰

中人之狀如齊桓

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唯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

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官官以輔之太子不悅○十月齊主殺其侍中張雕崔季舒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因與寵

衣冠宰相

用經不如用轡

猶可作一龜茲國

樂人生當行

胡何洪珍相結洪珍薦雕為侍中。大見委信。雕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官掖不怠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貴倖側目。陰謀陷之。左丞封孝琰侍中。崔季舒皆祖珽所厚。嘗謂珽為衣冠宰相。近習惡之。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雕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韓長鸞言于齊主曰。諸連名者必反。齊主悉召已署名者。斬雕季舒等六人。

胡致堂曰

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友。乃結嬖人以行其志。其意必以不

就。先殞厥軀。末哉雕之為儒也。
陳師敗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時齊用琳保壽陽遂取齊昌徐州等城。初陳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齊皮景和等救壽陽。怯懦不敢前。明徹乃

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等。送建康。景和北遁。齊主聞之。

頗以為憂。穆提婆等曰。本是彼物。任其取去。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

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齊主即大喜。酣歌

鼓舞。十二月陳定州刺史田龍秋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安州刺

史周吳擊斬之。盡復江北之地。

甲午梁世宗天保十三年。陳大建六年。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周主邕居

倚廬朝夕進一溢米。二十兩曰溢。謂朝暮各用一溢米為粥。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

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庸。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書法**書嘉終喪也。自

晉武魏文。漢文廢古。後之人主。能終制者。晉周武三君而已。故特書之。

胡致堂曰

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唯晉武帝魏孝文周高

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惑。

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苦塊。卒三年

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告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倖無門庭之寇。興師伐鄰。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三教以儒為先

四月見。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

周立通道

道為... 為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

周主可謂知所宗

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周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書嘉統一也周主可謂知所宗矣

彈琵琶為無愁之曲

乙未梁世宗天保十四年○陳大建七年○齊武平六年○周建德四年梁開府祭掌選事荆州刺史王操

無愁天子

卒操村循將士保全江陵位高挹損深得時譽梁主深惜之○齊主言語

常孝寬陳三策

謂之無愁天子寵任宦官參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蒼頭劉桃枝等

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皆開府封王周主謀伐之韋孝寬上疏陳伐齊三策一言與陳人合兵共

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為犄角二言若國家未即大舉宜廣屯田預為貯積三言若欲更存遵養

且復相時宜崇鄰好申盟約周主乃使伊婁譙如齊以觀釁○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胡致堂曰

作為奇巧以蕩上心者陳桃根也義當詰責削去官任以戒

本無怒心姑以敦朴示天下爾則亦何所憚哉

楊堅眼如曙星

七月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

有潘陸無園綺

無所不照當王天下來和挾相術諂楊堅發其貪饕之志而激其篡弒之謀君子所以惡術士

江總文華之士

丙申梁世宗天保十五年○陳大建八年○齊隆化元年○周建德五年陳太子詹事江總免初太子叔

園綺之實

寶欲以總為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華潘岳陸機陸雲皆晉時人並少有異才辭藻華麗而無

江總文華之士

園綺之實東園公綺里季四皓中人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陳主將許之奐奏曰

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

太子固諍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姊陳氏為女太子亟

微行遊總家陳主怒遂免總官陳主能免總而不知其子之浮薄亡亦宜哉○周太子贊返長

安太子在軍多失德王軌嘗與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勸軌陳之

軌後因侍坐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恒以賀若弼文

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周主問弼對曰皇太子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反

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

私計
隋公正守節人

唐虞為天下擇人

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軌又數言太子非社稷主楊堅有

胡氏曰

贊之不才高祖知之矣若為國家遠慮以大業付齊王憲豈遂

九月周主謂群臣曰齊朝昏亂政由群小百姓傲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

恐貽後悔十月周主自將伐齊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潰遂克晉州擒安

德王延宗齊主緯奔還鄴穆提婆降周周以為柱國進師趣鄴

胡致堂曰

禮在喪無外事惟金革之事無避焉蓋為門庭之寇侵逼既

無避之條謂此也若夫國家安靖頃邊鄙不獲貪利而動忘哀即戎斯乃

不孝之大者而周武之伐齊蹈此也焉則悖於禮亦甚矣

至鄴城下圍之齊主緯披甲尚講孝子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主

緯傳位於幼子恒自從百騎東走追及擒之遂滅齊先是穆提婆西奔周軍周主以提婆為柱國詔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自是降者相繼至是入鄴齊鮮于世榮死之其丞相阿那肱引周師追擒主緯及幼主恒封緯為溫公

胡致堂曰

穆提婆亡齊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戮諸齊境則齊人悅服矣既不能然又寵秩之且以官爵誘降之行於齊非所以

歷年圖曰

逐君之慙而能惓惓盡恭以事靜帝沒身不怠此其可稱者也文襄有俊才而無重德悻悻無禮終殞身於奴隸文宣淫泆殘暴甚

於桀紂而能信用賢臣委之以政威加隣敵終其天年蓋亦有以得之矣孝昭明達愷悌實有齊之令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縱齊業

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尤甚誅剪忠良信用讒邪十年而亡已為幸矣

齊起文宣帝高洋庚午至幼主恒丁酉五主合二十八年自庚

武成申八百一十九年計十三甲子零三十九年

為臣當如此

骨親肉疎

傳伏善守城

齊往朝于鄆因宴承間言父祖荷周太祖拯救之恩并叙二國艱虞唇齒之事詞辨涕流周主欷歔禮遇日隆後復宴齊故臣吒列長又亦頌周主指謂梁主曰是登俾罵朕者也梁主曰長又未能輔桀友敢吠堯周主大笑盡歡贈以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齊後主妓妾與常乘五百里駿馬○三月齊東雍州行臺傅伏降周初周主招齊雍州刺史傅伏不從至是聞齊主被執帥眾于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出降涕泣曰臣三世為齊臣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大將軍問曰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授特進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謂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後以岷州刺史卒

○五月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復省後宮妃嬪之數周主毀宮室壯麗於保勝常布袍布被每親在行陣步涉山谷撫將士有恩而用法明斷將如此

士畏威樂為之死

司馬溫公曰

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則益儉也

高祖勝而益儉

謂善處勝

周頌刑書要制

高祖英明之主

天開聖人以承其後

若英武功業路相

梁主朝周於鄆周始具禮致積致餼設九賓九介受享于廟三公三孤致食勞賓還擊致享皆如士禮○周主殺溫公高緯夷其族是役也周人誣緯與穆提婆友衆多有辨理高延宗獨揮袂泣不言以椒塞口死緯弟仁以疾得免周以高潛妻盧氏賜將斛斯徵盧蓬首垢面哭不言得放為尼齊后妃貧者至賣燭為業自己卯書齊滅元氏之族至此未二十年耳反復之理可畏矣哉○周頌刑書要制群盜賊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

尹遂昌曰

後周高祖固英明之主然不再傳而遂滅何哉自秦以篡殺得國至邕雖曰聰明果斷而亦兵戈屢動殺人多矣今又制

為刑書立法若此是豈天道好生之意哉五代周世宗亦號為英主然性好殺戮故天生聖人以承其後三君英威功業大略相似而皆不能國意者徒知所以殺而不知其所以生耳然則人主欲保有天

大為先

周主初服常冠

其必以嚴刑為戒寬大為先也哉

戊戌 梁世宗天保十七年○陳宣帝太建七年○周宣帝贊宣政元年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其制以皂紗全幅向後幘髮仍裁為四脚

胡敬堂曰 君子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意更改之也周家紗幘此後世中

幘朝冠之所自始也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治天下莫大於禮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何獨冠為然哉

陳主 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進兵圍彭城周將王軌敗之執明徹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于周

史斷曰 陳文帝藉知長子仁弱早存古公之心瑣拜伏固辭繼以涕泣誰不信之然文帝之肉未寒孔奐之言尚在顧乃欺陵孤弱躬行篡奪其用心詐橫甚矣值時昏亂欲復侵疆委任凡才吳明徹既得壽陽復望徐兗遂至師亡國滅蓋亦宜哉且又昵愛太子以匪人江總

為詹事恣長夜之飲而帝不知陳祚之亡實胚胎於此矣

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壽三十六謚曰武皇帝在位十八年太子贊即位贊始立即逞奢欲曾無戚容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宮人逼而淫之起拜

鄭鐸為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贊是為宣帝

史斷曰 武帝踐祚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覽不倦用法嚴正身衣布袍不用錦繡後宮妃嬪不過十數事崇儒術

兼罷佛道而海內未康銳情訓練士卒故能得人死力以弱為強及平齊後毀宮室之壯麗省妃嬪之員數離琢之物悉賜平民可謂善處勝矣然嫡嗣非才昧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捶楚期於嚴肅義方之訓豈有是乎

周主贊殺其叔父齊王憲周主以憲屬尊望重忌之乃使于智誣以反憲

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嘆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贊繼殺之○閏月周立后楊氏秋七月以楊堅為上柱

齊主憲目光如炬

齊王勳笏

謹書志堅

周制

崇運輿視陳八事

元巖請閣請見

王執中社稷至計

祖刑書要制為大重而更作之用法益深誅譴群下居喪纒踰年即恣淫戲於是樂運輿視詣朝堂陳帝八失事多獨斷不察宰輔一也采女實宮不許嫁娶二也數日不出奏付宦者三也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四也遽窮奢麗五也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六也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七也玄象垂戒不能脩布德政八也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內史中大夫元巖嘆曰滅洪同死人猶願之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二月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執及官正宇文孝伯執聞鄭鐸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身言在先朝是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忠義之節不可虧為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耶

齊王忠於社稷

孝伯不能處死

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心耳周主問鐸曰我脚杖痕誰所為對曰事由烏丸執王執本烏丸人宇文孝伯因言執將鬚事執因武帝內宴將鬚曰可愛好老公恨後嗣弱周主遣使殺執他日周主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齊王忠於社稷為群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為是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慙命將出賜死按王執立朝忠恕無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

胡致堂曰

宇文孝伯以貴戚之親膺顧命之重至是亦無所逃其死矣然死之非難處死之難也使孝伯於齊王憲烏丸執之死也將以自免也魯不量無道之君心常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地有輔拂之責難乎其以智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能處死者也

立於太子闡是為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驕侈彌甚務

聖人以天自處

為天下欲實副其名

楊堅私謀天元

自處 皇后 陳氏 後立四后 天元皇后 朱氏 天元皇后 朱氏 天元皇后 朱氏 天元皇后 朱氏

胡致堂曰

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代周室賞罰君子謂聖人以天自處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稱天后居稱天臺制稱天制

五月周諸王皆就國隋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魯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

承相假黃鉞居東宮徵諸王還長安初周天元昏暴滋其喜怒乖度后父

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

不豫而還是日天元殂謚曰宣帝堅自為大丞相總知中外兵馬事董宣

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

悅之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堅夜復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

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

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

史斷曰

宣帝即位之初即肆凶逆季父至親一朝殺之如斃犬豕喪僅

不出群臣奏事悉倚宦者五后並立紀綱蕩然得保首領破於牖下已

為幸矣 周丞相堅以其世子勇為洛州總管十一月周相州總管韋孝寬卒孝

寬又在邊境屢抗疆敵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篤

天時人事何如

騎虎之勢

考寬經略布置

十二月周丞相堅進爵為隋王

辛丑 後隋高祖文帝楊堅開皇元年。是歲周亡隋代凡三國。二月隋

王堅稱皇帝。周主下詔遜位居別宮。命奉皇帝璽綬。禪位于隋。隋主廢周

主闡為介公。廢文周太后楊氏為樂平公主。初隋主與周大夫榮建緒有

舊將受禪。建緒出為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躑躅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

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是來朝。隋主曰。卿亦悔否。對曰。臣位非徐廣

帝禪位劉裕秘書。情負楊彪。漢獻帝時。楊彪見漢祚將終。遂稱寶毅之女

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

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竒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晒之

子也。

歷年圖曰

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任賢使能。列官布職。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疆不能陵也。其所為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疆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俟其罪盈惡熟。為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撥蘇振稿。可謂知柔知剛。知勇兼備者矣。然後親

楊蘇振稿

建緒情類
楊彪
帝禪位劉裕秘書
情負楊彪
漢獻帝時
楊彪見漢祚將終
遂稱寶毅之女
聞周主禪
自投堂下
撫膺太息
曰恨我不為男子
救舅氏之患
毅及襄陽
公主掩其口
曰汝勿妄言滅吾族
由是竒之
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淵晒之子也

周武智勇無備

宮中稱為二聖

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
書生不足與議此

猾胥險吏之常態

甲子零三十二年

統六師。以征東夏。數月之間。總具君臣。致之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十海南。薄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逞其奇譎。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

右周自孝閔帝宇文覺丁丑至靜帝閔辛丑二月五。主合二十五年。除辛丑為隋止二十四年。自丁丑至洪武戊申八百一十二年。計十三

隋立后獨孤氏。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

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隋立世子勇為太子。諸子皆為王。廣為晉王俊

越王諒。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初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李德林固

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

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胡致堂曰

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猾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竒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古人忠厚之意

尹起莘曰周以兵安天下後封殷後于宋爵以上公古人忠厚之意蓋如此後世既篡奪其國而并其後勦絕之禍亂相踵遂以為法應如此其意不可以理論矣

繁按已卯齊滅元族丁酉周夷高齊之族辛丑隋滅宇文周之族皆忌其為患也庸詎知滅齊者非元氏滅周者非高氏滅隋者非宇文氏而其子孫乃能自滅耶

稷威屏居山寺

此不欲預吾事

隋以稷威為納言

所為正如張弓

隋徵蘇威為太子少保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宇文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護權勢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召之辭疾不拜隋主為丞相高頴薦之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頴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也置之及是徵拜太子少保○三月隋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為經略○隋以蘇威為納言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為者正如

楊素非威之匹

商山四皓豈易屈

一卷足以立身治國

隋主以孝經賜鄭譯

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隋放散樂禁雜戲○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闡諡曰周靜帝繁按介公闡分則君也情則女之子也未聞他過止是嬰兒奪其國而弒之楊堅忍矣哉七月隋定服色始服黃後世人君服黃始此○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譯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同居○十月初行新律以笞杖徒流死定罪始此○隋高頴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隋主無不與之謀議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隋以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房恭懿為海州刺史初彥光為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

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以為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周千金公主以突厥兵為周伐隋復讐○隋主堅遣使如梁先是堅執周政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兵起梁將皆請與迥等連衡進可盡節周氏退可席捲山南梁主未決會梁中書舍人柳莊如周返堅執莊手曰孤昔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猥承顧託當共保歲寒耳莊歸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陵諸葛誕皆一時雄傑禍不旋踵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迥昏老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匡合才周朝將相多為身計効節楊氏臣料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祚不如保境以觀其變梁主從之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破滅梁主謂莊曰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矣至是堅既稱帝恩禮彌厚遣使魏金

三百兩銀一千兩馬五百疋

壬寅 梁世宗天保二十一年○陳春正月陳主頊殂始興王叔陵作亂伏

誅太子叔寶立○六月隋作新都于龍首山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

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及高熲共議明日庚季才奏曰臣仰觀玄象俯

察鬲記必有遷都之事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隋主愕然謂熲

威曰是何神也乃詔熲等創新都于龍首山○隋罷江陵總管梁主始專

制其國 隋備禮聘梁主女為晉王妃又欲以梁主子瑒配蘭陵公主故也

○梁世宗四○附陳長城公叔寶 字元秀高宗頊長子史曰後主隋

綺望仙之閣日引女學士與狎客醉歌王樹庭花諸曲殺忠臣

傳緯章華散人入宮方思匿井求安遲矣在位七年入隋為長

城公以仁壽四年卒齒五十

癸卯 梁世宗天保二十二年○隋開皇三 隋詔求遺書時秘書監牛弘上表曰

為國之本莫先於此

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及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

隋主不納
鄧州之叛

有過人
隋文於此

今日效命
以謝國家

聖帝莫過
唐虞

聖帝勞於
求賢而逸
於任使

柳或真上
國之寶

隋更定律
置博士

之期屬膺聖世為國之本莫先於此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查繅一疋○

陳鄧州叛降隋主弗納不納叛臣盛節也隋文於此有過人者矣故特予之○突厥寇幽州隋總

管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頽不可守

軍士苦饑死亡畧盡突厥諭之使降崇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

今日效命以謝國家乃挺刃突陳而死○侍御史柳或見隋主勤於聽受

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然皆勞於求賢而逸

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

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

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或真上國之寶也○十二月隋更定

律置博士隋文以法律治天下得國之初首行新律今又更初隋既頒律

令至是隋主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以律尚嚴密乃敕威及牛弘等更

定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自是刑網簡

要疎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

甲辰梁世宗天保二十三年○陳春正月朔日食○梁主入朝于隋隋主

待之位至德二年○隋開皇四年○隋詔公私文翰並

宜實錄隋主不喜辭華乃詔革之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

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守雕蟲之小藝下之從

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

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

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稚貴遊總非未窺六甲先製五

言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範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

雖有是詔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詔以諤所奏頒示四方

唐荆川曰李士恢諤其隋室諫臣之賢乎史稱其性公方明達世務一

言公卿薨亡子孫不得嫁賣其妾婢二言魏晉以來文體輕浮三言當

備無用以
為用

月露風雲

官者好自矜伐是皆崇古道挽澆俗蓋篡竊之朝未嘗無賢士而隋主納言之美亦不可泯也

陳起三閣

陳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為之金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每微風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陳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復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廷謂之狎客陳主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吳家女敏慧有神彩善候顏色工厭魅術置淫祠宮中聚女巫鼓舞百司啓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宗戚內外連結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從風諂附孔範結孔貴嬪為妹陳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為文飾寵

女學士 狎客 玉樹後庭花

陳主以文慶為知人

隋初置義倉

遇優渥言聽計從群臣諫者輒罪斥之○陳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明開吏職大被親幸薦所善沈客卿陽惠朗暨慧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客卿有口辯頗知典故惠朗慧景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督責苛碎聚斂無厭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陳主大悅益以文慶為知人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全能舉朝莫及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兵權由是文武解體人心離亂如手足不屬於身以至覆滅

乙巳

梁世宗天保二十四年○陳至德三年○隋開皇五年

五月隋初置義倉時度支尚書長孫平

奏令民間每秋家出麥粟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此後世義倉之始也

胡致堂曰

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

郡一有凶饑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

能自遠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危携幼以就龠合之廩哉必欲有倫無患當以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饑也庶有瘳乎

傳緯負才使氣傳緯言皆陳主之實

隋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隋主命州縣覈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令大功以下皆折籍防隱於是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熲又言民間課輸無定部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自是姦無所容矣○八月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縡縡負才使氣雖失之激然所言皆陳主殺中書舍人以惡之縡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上帝子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澤被區宇慶流子民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專媚淫鬼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

臣心如面

面可改則心可改

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陳主每當郊祀稱疾不行故縡言及之○繁按齊文宣高洋之時有李集陳長城叔寶之時○有傳縡其直不容于時一也周靜帝聞之容樂運難矣梁主歸殂謚曰孝明皇帝是為世宗孝慈儉約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必悲慕流涕境內安之太子琮立

○後梁末帝琮世宗明帝太子是為後主以昭明曾孫承父祖之業僅有江陵數郡已歷三世地小敵彊兩載而併入于隋封為首公與高仁英陳叔寶各脩宗祀

丙午

梁後主琮廣運元年○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

十月隋以楊尚希為禮部尚書隋主每旦

武王以安樂延年

臨朝日晏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煩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隋主善之而不能從○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吐谷渾可汗夸呂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復立隋主弗納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普天

隋主節得
真帝王之
盛節

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欲歸朕朕唯教鬼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訶乃止隋主以詐得國獨於叛人不吐谷渾之語可謂義理明白詞旨忠厚真帝王之盛節使隋主能每事若此庸可非之哉○隋徵梁主叔岑入朝留之復置江陵總管

丁未梁廣運二年○陳禎明元年正月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九月隋

徵梁主入朝梁主帥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隋遣崔弘度將兵戍江陵梁

蕭巖蕭瑛懼請降陳陳荆州刺史陳慧紀引兵驅文武男女萬口奔陳隋

主遂廢梁國以梁主蕭琮為莒公自宣帝至琮三主臣於西魏周隋僅統數郡武帝血食賴以不絕凡三十三年

而後併入於隋○隋得統始自丁未開皇七年九月以後內除丁未為梁實始戊申開皇八年也後二年已酉正月而陳亡隋得梁統已二年矣

梁亡

蕭梁共四主合五十六年

李繁讀顧克蕭梁總論用其前而改其末曰

蕭衍以齊之同姓負龍行虎步之相因寶卷失政起

義兵於襄陽以宰制天下及其在位勤於庶政斷郡縣之獻奉侈泰抑矣赦吉粉暗之代死慈惠昭矣脩孔子廟文教崇矣求成于魏恤民切矣書其視學所向端矣書行五禮而創制可嘉矣故天監之世時和年豐四境無事自江左年踰二百未有盛于斯者使繇是而事克有終武帝之為君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奈何其至晚年九五居尊甘於自屈敦戒業而治清淨朝談釋而暮言老宗廟麵為犧牲繼文錦禁為人獸其仁怨是有志於求佛者殊不知若欲求佛即心是佛梁主篡人之位謀人之國弑人之君且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眾而魚鱉之不恤焉是狠心也貪心也忍心也噫是心而可以求佛耶又至其後信牧守來降之夢而納侯景內附之謀朝廷既有一客而東魏復許連和貞陽明旦至侯景夕返壽陽之舉固吳老公之薄心腸有以速之耳正德因以稱帝而強弩衝城長戈指闕江黃士子荆揚人物天折霧露誠見黃雀而忘深井者也卒之林木禍延池魚殃及影銷貌悴荷荷甚成徒使杜弼周弘正咸獲先見之明而金甌傷缺拋擲春風吁捨身

同泰猶可贖也。捨身侯景不可贖矣。自得之而自失之。豈意事佛求福而更得禍哉。簡文嗣之運。遘屯凶。侯景自爲宇宙大將軍。而倔強不掉。狼戾難馴。梁王於此岌岌焉。身寄虎吻。如坐網中。王禕助景。唱謀簡文。遽爾見弑。豫章之立。未幾而景已僭號。諸王是時使剖心嘗膽。泣血枕戈。佐國家之急。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而積衰之蠹。可起矣。奈何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武陵方稱帝於成都。而湘東又即位於江陵。股肱分成。二體胞脊。絕爲異身。視社稷之危。耻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求其引弓見志。徇義殺身者。惟永安侯一人而已。生兒悉如紀輩。何益哉。長鯨鯨授首。蜀紀敗亡。孝元於此。正鵠起之時。顧殘忍爲心。絕紀屬籍。親御龍光。聽講老子。舍爾介狄。戎服談玄。少不知戒。噫。懲熱美者。尚吹整。况親覆車而復履轍乎。竟至于謹師入魏。而釋甲稽顙。城破身囚。南風絕唱。西陵可悲。而文武之道。於斯盡矣。塵飛五嶽。漢功臣頌波振霧掩三精。奄息之宗。社飄搖然。將誰寄之。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今治國而茫無畔岸。其能國乎。蕭譽。竊武帝之孫。昭明之子。孫承祖統。親次名義。不在二叔之下。叔先忌姪姪。亦應叔勢。不並生情。難待死投魏。召兵以殺元帝。即投申召戎。以殺幽王。罪不容掩。

君子恨之。然後追帝昭明。復延祖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履危蹈險。外籍聲援。雖事魏。用其正朔。而臨民自有紀年。儉素好文。知人善任。不嗜酒色。事母盡禮。亦孝子順孫。仁人所憐也。彼方智依僧。辨霸先。以即位建康。未幾而齊納淵明。改爲太子。及更立不久。霸先隨奪之。予奪由人。不殊兒戲。若乃王琳抱忠於垂沒。未見輔翼。得人蕭莊。客位於齊。彊卒亦偃息無地。武帝之統。非譽誰當。擬之蜀漢。僅存劉祀。東周君暫延七年。足相方矣。太子之子。爭承祖嗣。豈爲賊於梁。陳霸先食梁祿。奪梁位。弑梁主。滅梁祀者。反非梁賊歟。是何異奴害故主。而反令故主嫡派。出奴名號之下。譽之爲帝。斷無可疑。再傳而歸。三傳而琮。又三十二年。皆以儉約安境。而後小不敵大。併入於隋。卒爲宮公。惜哉。蓋嘗論之。梁武非穢德之主也。武帝子孫。亦無子業寶卷之惡者也。而侯景一納鼎命。中淪骨肉。尋戈邦家。繼覆是何敗亡之易也。蓋佛氏棄人倫。而武帝崇佛教。其流禍之酷。不至於人道漸滅。則不已。父子不親。兄弟不友。叔侄不容。華夷不辨。君臣不顧。三四十一年之間。綱常掃地。夫乃釋氏之遺害。與

張洪陽曰

吾聞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佛乃天竺一夷人。能爲人作何禍。福梁武以艱難得天下。屈身同泰。近遭侯景脅逼。殂身

併簡文亦不得其死元帝不痊仍談如故而作虜囚傳至敬帝不能求
祚曾不見有佛少垂一臂之力為之救援噫後世好佛者梁其明效大
戒矣

周史令狐德棻曰梁主宗任術好謀知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

畧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固以蔡大寶為股肱時人以梁有大寶猶劉先

主有孔明王操為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為爪牙甄玄成劉盈

岑善方傳雄褚珪蔡大業典衆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

厚禮餘多獎拔盡其器能終有全楚中興頽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

號同於曩日可不謂賢哉嗣子世纂成舊業賞罰得衷親賢並用將相

則華皎殷亮劉忠羨宗室則蕭欣蕭翼民望則蕭確謝温柳洋王湜徐

岳外戚則王疑王誦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政

事則袁敬敬祖昂為司空父士俊為安成內史少有器量涉經史嘗以

侯之下吏也棄忠義盜江東若使梁行人在陳人後恐喪倫失序周主

乃使異日而進還柳莊蔡延壽大寶子尚甄詡皇甫茲故能保疆土而

以稱首遷侍中宣城公主甄詡皇甫茲故能保疆土而

和民人豈非繼世之令主乎繁愚以為中宗世宗殫心竭智事大保邦

血故主女甥能久容弱隣乎被徵納土全其要領

以存宗祀如紀子附齊錢王歸宋亦不得已也

右後梁自宣帝乙亥終後主丁未三主除敬帝同時三年外另三十

年通前梁共七主八十五年自宣帝乙亥至洪武戊申八百一十四

年計十三甲子零三十四年

陳臨平湖開時江南妖異持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

於佛寺為奴以厭之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顛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

晚江南水田早熟豈彼收穫之際徧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

以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

臨平湖草
自開
高顛取陳
之策

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

儲積皆非地窖害君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

隋主議拯
江南

隋使投梯
於江

高頴取
之策

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高麗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隋主謂高頴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甲子，隋出師，命晉王廣、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與韓擒虎、賀若弼等率兵五十一萬，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

丁南湖曰：隋為中原大國，則於陳叔寶之無道，正須堂堂其陣，執大義以伐之。彼高頴陰謀詭計，廢農而縱火，一何殃民之甚耶？頴為隋文帝篡竊之謀主，嘗對帝曰：願受馳驅，縱令公事不成，頴亦不辭滅族。夫以滅族為志，殃民為策，而規圖富貴其能久乎？是故始為文帝所黜，而終為煬帝所誅，固其宜也。

陳主殺其大市令章華，華好學能文，以無閥閱，除大市令，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

示此後遺
不姑蘇

人臣諫有
可否之義

章華文得
繼洩治之
後

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

此一句是左
傳伍員語

陳主大怒斬之

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垂亡而不諫。然有可否之義，馬章華忠矣，然位非公卿，官非諫爭，危言劇上，以蹈斧鉞，而其本心

乃以見擯於時，鬱鬱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於直言，又安得繼洩治之後乎？春秋陳靈公通其大夫御叔妻夏姬，洩治諫而被殺。

繁按：陳長城乙巳殺傅縡，以下獄忿諫，丁未殺章華，以擯抑忿諫，其沽直取死，雖傷于激，然視江總等輩諂諛害主之徒，豈不錚錚有聲烈士哉。

○南朝總歌

南朝宋高武嘗陽	太祖文帝子劭戕	世祖孝武子業弒
太宗明帝絕兒郎	蒼梧姓李順亦假	八主五十三年亡
蕭齊太高世祖武	昭業弒後廢昭文	高宗明帝東昏和
七主二十三年存	蕭梁高武太宗簡	世祖元帝敬不辰
尚有中宣世明繼	後主蕭琮改莒君	前梁後梁共七主

八十五年是為真 篡偽陳氏始高武 世祖文帝臨海王
高宗宣帝傳長城 五主三十三年亡 當初梁是昭明後
陳雖強大統難當

附北朝總歌

北朝太祖道武珪 其先代王名倚廬 晉懷庚午始封國
六傳至珪七主歟 六十七年交丙子 晉太元時入苻秦
十年之後復稱代 丁亥稱魏十一春 戊戌稱帝傳元明
太武文成獻文沿 孝文宣武孝明繼 孝莊東海節閔傳
元朗孝武及文帝 元欽恭帝祀不延 興魏改元十六主
一百七十有一年 連前代主二十二 二百四十有七春
內除降秦年一十 享國二百三七真 孝武之時分東魏
孝靜即孝文曾孫 梁武甲寅始稱帝 盡於己巳十六存
魏禪後周宇文氏 孝閔世明高武繼 宣帝靜帝共五主
二十五年禪隋帝 東魏先滅為高齊 顯祖文宣高洋兮
廢主高殷肅昭演 世祖武成高湛時 後緯禪恒被周翦
五主共享廿八年 齊夷魏族禍極酷 周夷齊族更可憐

後來隋亦夷周族 豈知子孫自不賢

顧克陳陳總論曰

陳霸先斬僧辨欺弱主三年篡位善政無聞而汲汲
輟即其開國舉動非所以規模後世矣雖寬簡儉素亦奚足收齒乎陳
文藉紹立首封伯茂以重本宗投籤於階驚必以存警惕亦賢主也是
時伯宗懦弱文帝欲遵泰伯之事而欺孤弱寡安成瑛曾無周旦之
忠乃廢臨海而自取之是謂宣帝青牛却獻焚錦雲龍雖云儉質之主
而婁湖盟百官無故侵梁境界何為者哉叔寶素無義方之教賴叔堅
之力狼狽即位使能精心勵氣布澤流仁以圖自治則陳祚亦未至遽
斬奈何據手掌之地恣谿壑之險宮人有學士之稱文人有狎客之號
韋王樹被新聲貂蟬盈座室珽紹蟬者 逞志窵欲窮身極娛却奪閭
閻縱過翳諫而東南王氣於斯盡矣麋鹿復遊於姑蘇奚待黃塵之汚
衣而後見乎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譙屢告變猶不思改絃易張而責
寺為奴冀以自厭迨至隋民執三可滅之詞仗四必克之勢罵三十萬
紙詔以暴揚二十惡命師東下若館不測擠欲墜事在不疑而猶談王
氣誇天塹君臣嘻如燕雀處堂而縱酒賦詩不輟也虜軍飛渡大業

隨淪雖有九江五湖之險三吳百越之兵一無足恃而計為背井天子擒虎收執伏隋庭願得一官號嗟叔寶全無心肝雖苟活今亦何形顏哉噫霸先植根之本輕也薄也叔寶驕侈之罪重矣大矣既不相且又不下戈則其失之者乃理所宜然勢所必至豈隋氏之必能滅陳耶

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三

隋史

○十一代編 ○隋文帝 煬帝 恭帝

○高祖文皇帝 名堅小字那羅延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

之後世紀震四世孫曰孕孕生渠渠生鉉鉉生元壽元父忠仕

魏及周以功封隋公堅襲公爵進為王堅有異紫氣充庭龍頭額上

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宅傍有尼寺一尼抱鏡一日尼出付

其母自抱頭上角出徧體鱗起母大驚墜之地尼心動亟還

之曰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及長相表奇異魏恭帝時賜胡人

姓普六茹氏周人王軌嘗告武帝曰普六茹堅有友相堅聞之

深自晦匿女為周宣帝后及宣帝子靜帝立堅以太后父秉政

遂移周祚弒靜帝滅梁平陳天下為一以火德都長安勤儉明

信罷鹽酒禁減庸調額慎死刑褒循吏省女侍黜封禪却降虜

皆有足稱然猜忌苛忍夷周宇文之族鞭殺朝臣不用王通之策揚素構讒廢勇廢秀自出親子以致逆廣為亂大寶不建在位二十四年實承梁統十六年為太子廣所弑壽六十四葬泰寧

薛道衡上取陳四事

安危在所寄任

席捲事在不疑

得言令人豁然

戊申隋去年九月滅梁今開隋下詔伐陳詔曰出師紀律應執誅晉王廣

拜帥隋軍臨江高頴謂薛道衡曰今茲大軍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

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

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所在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

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

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頴忻

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按道衡言陳隋之成敗契合高頴而遭

能自處而致怒於煬帝中終○隋楊素引舟師至流頭灘陳將軍戚所以兵

勝負大計

在此一舉

王氣在此

長江天塹

古以限南北

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遣劉仁

恩擊昕敗之及隋軍臨江間謀驟至陳後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

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

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陳後主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

詩不輟昔漢兵已迫而王莽猶旋席隨斗安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

皆不自顧樂按孫皓之亡于晉陳叔寶之亡于隋皆以聰慧淫樂暴虐驕悍沈酣

殺戮惡聞忠言倚恃長江以為險固不脩德政自取滅亡與古桀紂幽

厲及後之隋煬帝朱道君元順帝如一母所育難弟難兄故知人君聰

慧不肖與昏愚無知同一敗亡而聰慧不肖更甚也

巳酉隋開皇九年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

書弼擒虎進軍滅陳易於拉朽如入無先是陳主下詔曰大羊凌縱侵竊

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為都督是月朔陳主

會朝大霧四塞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綠江諸戍望風
盡走任忠帥數騎迎降引擒虎直入朱雀門陳主惶遽自投于井景陽軍
人窺井以繩引之而上執送長安按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
衣皂莢相料理及僧辯滅群臣以謠言奏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
馬上即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詳皂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為江
東謂殺羊角為皂莢隋氏姓楊揚羊也○初賀若弼度京口被人密啓告
急陳主飲酒不省及被擒高頴見啓在牀下猶未開封其後隋主目之曰
此敗豈不由酒與作詩之功

史斷曰陳後主因削弱之餘踵滅亡之運不修內政不虞外患以天神
則不事而事邪鬼以正直則不近而近狎昵以百姓則不恤而
恤犬馬小人下流之態靡所不具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其後主之謂乎

歷年圖曰陳武帝與王僧辨同事梁室誅夷侯景乘時伺隙以詐力取
國然率羸弊之衆當強齊乘勝之勢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
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為良主孝宣乘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興而
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耶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慄慄

危懼猶不能保其社稷况後主荒淫無度以趣之納身咎無淵井并不
亦宜乎

右陳五主自武帝霸先丁丑盡後主長城公叔寶己酉合三十三年
自丁丑至洪武戊申八百一十二年計十三甲子零三十二年

晉王廣入建康誅陳都督施文慶等五人陳亡其罪固不容於死况又平
時迷國誤朝者乎廣能誅之以謝三吳可謂高頴先入建康晉王廣使人
得弔民伐罪之意者宜乎綱目書而予之也

馳告之令留張麗華陳后主寵妃也容色端麗頰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
妲己臨刑一笑百媚軍士釋此豈可留也斬之足而王茂勸蕭衍斬之陳
然太公以帛蒙其面而斬之長城以結綺藏張麗華之身而高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
頰拂楊廣斬之兩臣所見相同矣

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頰尋入建康以施文慶諂佞沈客卿聚斂與陽慧
明徐祈暨慧景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聞者賢之○開府王頒僧辨子
也夜發陳霸先陵焚骨取灰投水飲之自縛請罪晉王廣以聞赦之曰王
僧辨不○以陳許善心為散騎常侍陳許善心使隋而為隋所留陳滅善

我必有以報高公

死矣

平陳唯獲此人

善心我之誠臣

叔慎起兵

長沙

叔慎之心

未嘗無陳

復仇者叔慎一人

無威猶見臣節

賀韓爭功

心衰服號泣東向坐三日隋主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

我之誠臣也○二月置鄉正里長從蘇威議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置里長從此始○繁按丁酉梁世宗天寶十六年陳大建九年周建德六

年周頌律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則鄉正里長周有之矣隋特更

置○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死陳亡也此其書何叔慎之心未嘗無陳也陳亡而有復讐之志

者叔慎一楊素遣龐暉將兵畧地至湘州城中將士刻日請降刺史叔慎

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酣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

遂興侯正理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

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今日之機不可猶豫衆咸許諾乃遣人詐奉

降書於龐暉暉入叔慎伏甲執殺暉隋刺史薛胄將兵適至擊慎慎兵敗

胄乘勝入城擒叔慎而斬之○四月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

太廟論功行賞有差進楊素爵為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於

帝前弼曰臣在蔣山破其銳卒擒其驍將振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

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

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二柱國高頴爵齊公從容命頴與弼論平

陳事頴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

其有讓初上嘗使頴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

敕或說頴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而公亦為虛行矣頴又言之乃

止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

宜自載家傳龐晃等短高頴帝怒皆黜之親禮愈密因謂頴曰公猶鏡也

每被磨瑩皎然益明○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江總狎客甚非袁憲中正

之比而乃與之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見周羅喉慰諭之許

並命則非倫矣以富貴羅喉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

賜也何富貴之敢望伐陳之役以陳降將羊翔為鄉導位在羅喉上韓擒虎戲之曰不識機變乃立羊翔之下羅喉曰昔嘗謂公天下節士今日之

平陳唯獲此人

善心我之誠臣

叔慎起兵

長沙

叔慎之心

未嘗無陳

復仇者叔慎一人

無威猶見臣節

賀韓爭功

二將俱為上勳

嘉高頴有讓

御授平陳七策

公宜自載家傳

高公猶鏡

袁憲江表稱首

今日之言非所望

虎戲之曰不識機變乃立羊翔之下羅喉曰昔嘗謂公天下節士今日之

賜也何富貴之敢望伐陳之役以陳降將羊翔為鄉導位在羅喉上韓擒

虎戲之曰不識機變乃立羊翔之下羅喉曰昔嘗謂公天下節士今日之

今日之言非所望

老夫委發于公

江東王氣盡於此 詔毀兵仗

秦隋一轍

此亦盛德事 隋詔定雅樂

黃鍾象人君之德

華夏正聲和雅與我心會

在江左

言非所望也擒虎有愧色初陳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
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委質于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
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詔為上儀同三司○詔除毀兵仗秦書銷兵器譏私也
至隋復書秦轍矣 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
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秋七月群臣請封
禪不許南平陳國而不許封禪此亦盛德之事故書予之也○十二月詔定雅樂隋初使鄭譯牛弘
辛彥之何妥等脩樂妥自耻不逮嘗欲沮壞其事令各造樂器又恐樂成
善惡易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上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
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暇餘律上悅從之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奏之
嘆曰此垂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賓祭用
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脩緝以備雅
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等參定

以辛公義為岷州刺史

辛公義不返閣

小事何忍勞使君

下 齊明察臨

○以辛公義為岷州刺史書公義何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嘉良吏也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
死公義命皆輿致廳事設榻晝夜處其間以俸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
既愈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民感之
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其後遷并州刺史凡訟事立決有須禁者公議即宿
廳事終不返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
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歎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
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勞使君訟者兩讓而止
庚戌十年殺楚州參軍李君才於殿內君才言帝過寵高類帝怒命杖上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殺之
性猜忌不說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常令左右覘
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臧汗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
立斬每以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又嘗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
基固諫上不從然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群臣之不諫者按刑法志帝意每常慘急而奸

蕪威五教

楊素稱為名將

草滿張羅

管內無五品之家

即茂以德化元預

楊素高下在心

楊素識度不如頰

此已格外重賞

文帝因饑自咎

困不止其後無賴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遺物於其前偶拾取則擒以送官而取其重賞大抵被陷者甚衆○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踈緩世族陵駕也駕馭也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然民間復訛言音農吳語謂我為儂誦五教邪詔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之越州皆反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詔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之越州高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子總管來獲兒請以兵潛渡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遂破智慧江南大定素乃班師按素用兵多權畧馭衆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按素用兵多權畧馭衆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逐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從素行者微功必錄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辛亥十一年以劉曠為莒州刺史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示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蒲庭可張羅高頰薦之故有是命

壬子十二年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除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

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如此○侍郎郎茂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請罪遂相親睦○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與高頰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楊素性踈辨高下在心唯頰推高頰敬牛弘厚接辭道衡視蘇威以下茂如也其才藝風調優於頰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則不如頰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素為僕射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上下弼獄公卿奏弼當死上謂弼曰公卿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四特令除名歲餘復其官爵○詔免河北河南功調減田租

癸丑十三年關中饑帝如洛陽上遣左右閱民食得豆屑雜糠流涕以示

祖孝孫參
定雅樂

天下不義
盡

寶常焚書

何如思安
時事

此輩皆友
覆子

群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甚年。至是帥民就食於洛陽。遇扶老携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命左右扶助。

甲寅十四年行新樂牛弘等使祖孝孫參定雅樂。復用旋宮法。帝猶記何

妥之言不聽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

德。至是樂成詔行之。萬寶常聞新樂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義盡矣。

寶常竟饑死且死悉取其書焚之曰用此何為。○詔高仁英蕭琮陳叔寶

脩其宗祀官給器物尹氏謂當封以一邑俾食數十里之賦又寶侍宴出

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與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何不以作詩功夫

事務。○李繁曰高祖能笑陳氏之子而不自知。其子楊廣聰明亦一陳氏之子也。悲哉。○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

賁坐民饑閉糴除名。皇太子為言賁有佐命功不可棄。帝曰微劉昉鄭譯

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輩皆友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

幸及帝大漸謂疾進於危篤此輩行詐顧命于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自為難信

賁遂廢卒于家

胡致堂曰

隋文固險黠伎忍而其本心則未嘗滅亡。方其圖集大利則以爭先相附者為能。及夫所欲既得則以縶身顧義者為是。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賁廢死劉昉極刑也。可為傾覆之深戒矣。○繁按漢高帝斬丁公亦此意也。

散騎侍郎王劭上皇隋靈感志帝好機祥小數劭上表言符瑞甚衆又探

歌謠緯識摭佛書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上之上令宣示天

下

乙卯十五年二月收天下兵器前書詔除段兵仗此書收天下兵三月仁

壽宮成以封德彝為內史舍人上書仁壽宮成下書以德彝為內史舍人

德彝也故其書法如此。○宮成時天暑役上幸宮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

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素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

必有恩詔明日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

蘇威所以
蒙殊常之
顧

王劭上皇
隋靈感志

仁壽宮成

成此宮者

德彝

楊素為吾

結怨

必有恩詔

楊素薦封德彞

賜賚甚厚素薦德彞帝擢為內史舍人

王守溪曰

煬帝之惡皆文帝啓之文也知仁壽宮之奢麗而不能禁故煬也顯仁汾陽諸役並作矣文也知楊素之姦諂而不能退故煬也裴矩高德儒群邪並進矣范祖禹曰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隨形聲信夫

蘇威家累金玉

此其大病

世康常有止足之志

詔諸司律外決杖

納言蘇威免尋復其位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群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十月以韋世康為**荊州**總管世康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楊益荆以晉秦蜀三王謂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及世康為之○十二月勅盜邊糧升以上皆斬譏峻法也

丁巳十七年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品秩雖有崇卑要為比肩有事主杖之已為不可

刑又律外杖之乎

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慄有數人劫執事威驅勢劫主執其事者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噍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

帝聞為停此法

丘文莊曰

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衡於輕重一以無心待之隨物多少大小而權之也盜一錢者坐以死盜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以是立法是教天下之為盜者不為盜則已如必為盜則為其大而毋為其小寧取其多而不取其少豈所謂辟以止辟耶

少卿趙綽固爭

六月必有雷霆

趙綽三罪

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寺少卿趙綽固爭帝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掌固來曠告綽濫免徒囚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閣綽托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

胄原情而
綽守法

秦王之過
不至此

周公尚誅

管蔡

隋主妄援
周公為此

何稠著信
蠻夷

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聞之意方解刑部侍郎辛曾嘗衣緋禪帝以為
厭蠱命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
臣不可殺曾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
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俱名平恕然胄原
情而綽守法帝晚節用法益峻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
任情不平○七月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為并州
總管奢侈好內其妃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
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
况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乎卒不許後既書有罪免固無可言者隋主妄
禮作樂治致太平帝皆不以爲法而獨
取其不得已之一節以爲口實可乎○冬欽州刺史甯長真來朝初何
稠使嶺南及還欽州刺史甯猛力請隨入朝稠以其疾篤遣還而卒帝不
懌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其子長真至是入朝帝大悅

古名將未
能過

以牛弘為
吏部尚書

選舉先德
行而後文
才

公有三太
猛

隋文持法
之弊一至
於此

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熲及

元晏等皆諫曰萬歲雄畧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

少解於是除名後萬歲為楊素所忌諧
帝懼殺之天下共冤已未十九年以牛弘為吏部尚書書善其
職也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

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弘獨

推心委任得人為多

庚申二十年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

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竊意圖廣陵又圖荆
州皆作亂之地也○十月廢

太子勇為庶人太子國儲非有大惡未易輕動今乃惑於獨孤之說曲成
其罪卒然廢之太子不能辨朝紳不敢言隋文持法之弊

於此初帝使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帝

性節儉而勇服用侈嘗飾圖鎧帝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

汝當以儉
約為先
自儆戒
時復觀之
以自儆戒
後遇冬至
百官皆詣
勇張樂受
賀帝不悅
下詔停
之自是恩
寵始衰
勇多內寵
妃無寵死
而多庶子
庶妾獨孤
姓皇后深
惡之遣人
伺求勇過
晉王廣知
之彌自矯
飾為奪嫡
計悉屏匿
美姬於別
室

樂器不令
拂去塵埃
楊素能移
上意
大事未易
謀也能移
主上意者
唯楊素耳
素所與謀
者唯其弟
約述雅知
約請與約
圖之述因
道廣意且
說之曰太
子失愛於
皇后主上
素有廢黜
之心請立
晉王在賢
兄口耳誠
能因此時
建大功斯
則去累卵
之危成泰
山之安矣
約然之以
白素素替
帝廢勇
帝使素觀
勇所為素
至東宮返
言勇怨望
恐有他變
為庶人
洗馬李綱
曰太子性
本中人可
與為善可
與為惡卿
使陛下擇
正人輔之
足以嗣守
皇基今乃
以唐令則
為左庶子
鄒文騰為
家令二人
唯知以弦
歌鷹犬娛
悅太子安
得不至於
是耶此乃
陛下之過
非太子之
罪也因伏

成太山之
安李綱諫
廢太子
地流涕嗚
咽帝聞之
為之慘然
會尚書右
丞缺有司
請人帝指
綱曰此佳
右丞也即
用之

胡致堂曰
隋文於勇
之事其可
悲矣勇不
當疑也以
失愛而疑
之素不當
信也
信可使之
人乎而使
素往哉素
至東宮所
以激怒勇
者乃兵機
將畧臨
陳致師之
術奈何施
於國儲君
副乎隋文
聞其譖毀
太甚心亦
致疑而
又入獨孤
巧言不復
加慮自此
勇之廢黜
决矣
十一月立
晉王廣為
皇太子是
日天下地
震帝囚故
太子勇於
東宮付廣
掌之勇頻
請見上申
冤而廣
不得聞

胡致堂曰
地者子道
也臣道也
宜靜而動
其震之日
當太子初
立且四海
九州同日
而震其變
大矣將有
傾側之象
亦著矣
初帝之克
陳也天下
皆以為將
太平監察
御史房彥
謙法受孫
私謂所親
曰主上恩
刻而苛酷
太子卑弱
諸侯擅權
天下雖安
方憂危亂
其子玄齡
亦

玄齡密言
於彥謙
且記

高孝基知人

孝基奇房

杜異日必為偉器

如晦有應變才

五男止教論語孝經

智積恐諸子有才能

王伽縱囚來歸

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

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企也足而待玄齡與杜如晦皆與選吏部侍郎高

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

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之孫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

孫託之○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智積帝之弟子也性脩謹門無私

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

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以王伽為

雍令齊州今濟南府屬山東道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

滎陽哀其辛苦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前

却若至期日而或去前或却却退也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

離叛上聞而驚異於是悉召流囚人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因

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也借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按隋文盜一錢

太平日行上道音棄市三人共盜一瓜者即死而流囚來歸者乃賜宴而赦之是重乎輕罪以立威輕乎重罪以立名也豈刑罰之中哉

辛酉仁壽元年正月改元初大史令袁克表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

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

日短今自隋興書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文二尺七十二分自

爾漸短至十四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

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設并加課程丁匠苦之○十一月祀南郊初

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至

是郊祀板文備述以報謝云隋文以智力取天下故樂假符瑞以一衆心頌靈感志欺人也郊謝瑞應欺天也

壬戌二年七月以韋雲起為通書舍人柳述尚蘭陵公主恃寵使氣帝問

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時述侍側因指述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

重非其所堪斯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

後亦與雲起通事舍人○蜀王秀聞晉王廣為太子意甚不平太子恐

高孝基知人

孝基奇房

杜異日必為偉器

如晦有應變才

五男止教論語孝經

智積恐諸子有才能

王伽縱囚來歸

雍令齊州

滎陽哀其辛苦

却若至期日而或

吾當為汝受死

遂捨之而去

流人感悅

如期而至

一無離叛

上聞而驚異

於是悉召流囚

人携負妻子

俱入賜宴於殿庭

而赦之因下詔

曰使官盡王伽

民皆李參刑厝也

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

盜一錢

太平日行上道

音棄市三人共盜一瓜者即死而流囚來歸者乃賜宴而赦之是重乎輕罪以立威輕乎重罪以立名也豈刑罰之中哉

辛酉仁壽元年正月改元初大史令袁克表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

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

日短今自隋興書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文二尺七十二分自

爾漸短至十四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

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

仍命百工作設并加課程丁匠苦之

○十一月祀南郊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至

是郊祀板文備述以報謝云

隋文以智力取天下故樂假符瑞以一衆心頌靈感志欺人也郊謝瑞應欺天也

壬戌二年七月以韋雲起為通書舍人柳述尚蘭陵公主恃寵使氣帝問

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時述侍側因指述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

重非其所堪斯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

後亦與雲起通事舍人

○蜀王秀聞晉王廣為太子意甚不平太子恐

柳述不便之大者

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

後亦與雲起通事舍人

○蜀王秀聞晉王廣為太子意甚不平太子恐

柳述不便之大者

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

後亦與雲起通事舍人

○蜀王秀聞晉王廣為太子意甚不平太子恐

高穎天挺
良才

裴肅憂我
家爭
裴肅至誠

素心木必
伊尹
僕射國之
宰輔

太子問良
將優劣何
如

其為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帝徵秀還京師。十二月廢秀為庶人。幽之廢不以其罪也。長史裴肅遣使上書曰：高穎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眾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勇與秀皆得罪已久，寧廢為庶人，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肅至，帝面諭而罷之。○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素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太理卿梁毗上疏極論其作福作威，必為禍始。陛下以素為阿衡，恐其心未伊尹也。帝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可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太子嘗問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驍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蓋自許也。

癸亥三年龍門今河津縣屬山西平陽府王通字仲淹獻策不報書不報則帝之出儒通

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糗粥。糗粥，通作饋，厚粥。糗，通作饋，厚粥。糗，通作饋，厚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誦。誦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誦而怒者，讒之國也。

絕國去媒國音訛，譯也。誦，禽獸之來也。即今鳥媒是。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國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先儒謂通為隱君子，使其教授河汾，著書講道，之門自取，絀辱是豈席珍待聘之君子哉。○韓文齊王好等而子鼓瑟。○繫按南北朝以來，釋老之徒，汎濫天下，而王通獨誦法孔子，著書垂法言，言切用遠，過注疏家矣。為不害也。

絕國去媒
無辯不爭
息傍止怨
得失在僕
王通不仕
讀書談道
足以自樂

胡致堂曰

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猶與之言。皆不足以為智矣。且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不懼自處之。不重亦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哉。

劉屏山曰

夫王通謂之隱君子也。然伊尹之隱於莘野。太公之隱於海濱。使不遇成湯。文王則終樂堯舜之道。謝天下以終身矣。奈何王通既不知隋文之不足與有為。又不知枉已之不可以有為。而汲汲自售。何其不自重也。

甲子四年七月。太子廣弒帝于大寶殿而自立。

廣弒逆綱目正名定罪直筆書之

遂殺故

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帝寢疾。楊素。柳述。元巖皆入閣侍

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預擬帝不諱後事。

死者人之所諱。既死則不諱。此太子預擬帝必死也。

為書問僕射楊素。得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帝所寵陳夫人。旦

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

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也。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

獨孤誤我

勅書

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勅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

巖繫獄。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

頗有異論。輔後太子封小金合。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為為鴆毒。俱甚發之。者其夜太明日發喪。即位。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不為置

嗣。除述巖名。徙之嶺南。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日聽朝。日昃

忘倦。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乃遣使者

勞問其家。愛養有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服御

物。故弊者。隨令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

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羅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

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

九十萬。獨冀州已一百萬戶。然猜忍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

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大業八年。殺張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作虛刑者。

大皇賞功不吝

弒信矣舊史特以帝崩為文何歟

胡致堂曰

隋文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弒殺之禍亦可為聽牝雞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求鑒矣柳述元巖親逢事會則當白帝併召廣素質問陳夫人正其罪而廢廣出諸外孰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矣乃出閣為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轉福為禍述巖死有餘負矣

方正學曰

隋文帝以詐力取尊位然躬履節儉謂有司曰寧餘於民無藏府庫斯言也豈惟中主有所不及雖前代賢君或愧焉此非富國之本乎罷鹽酒之禁減庸調之額死罪三奏而後行刑褒賞有政績之吏此非戶口滋殖之本乎鬼王訶謀執其父而降則詔之曰鬼王既欲歸朕朕惟教以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卓哉言乎不以小利廢大義真可以服鬼狄之心矣其為人雖猜忌苛忍而能撫有華夏赫然續數百年之正統亦有以也哉

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誓無異王之子嘗謂群臣曰前世天子溺于嬖

三兄弟

侍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各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而楊廣奪嗣惡極遂致滅絕

司馬溫公曰

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匹嫡大都耦均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自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遺其三乎得一措無並后三句皆隋文之失也

○煬皇帝名廣小字阿摩文帝第二子初封晉王未幾謀廢其兄

侍為皇太子仁壽末弒父殺兄而自立才敏文學足濟其凶淫

亂弒逆窮奢黷武巡遊誅戮無所不為在位十三年罪惡貫盈

天人棄絕字文化及戮於揚州壽三十九葬於江都之雷塘

乙酉大業元年正月立皇后蕭氏○立晉王昭為皇太子昭踰年卒封昭

子炎與王同越王侑代王○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又勅宇文愷與舍

命楊素營東京宮室

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在河南洛陽縣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

陽又求海內嘉禾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自長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

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

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相望於道○五月築西苑周二

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諸山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

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

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

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茨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

院競以殺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縱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

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江都屬直隸揚州府發顯仁宮出洛口在河南

東御龍舟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舻相接二百里舳音軸船後持舵處照曜

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

剪綵為花

清夜遊曲

幸江都

州至百鑿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丙寅二年二月新作輿衛儀服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為性

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得將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

斃音敬鶴之羽毛毛投於地時人咸稱以為瑞

史臣曰鶴一物之微耳猶知愛其子護其巢煬亦人也忍於弑父殺兄

而安其國又何有于子姓及其臣民乎

四月還東京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

端門大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并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

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

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群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弘

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虞世基等衆掌選事而予奪之

遊鶴拔毛投地

文物之盛近世莫及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煬帝非自惜名器

金玉隱於沙石中

建進士科

徒楊素為楚公

置洛口倉

胡致堂曰

煬帝非能惜名器也。特貪欲忌克。又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爵。爾當是之時。與唐才智之臣。皆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莫之知也。則其靳惜名器。抵足以失士為他人之資耳。

太子昭卒。○始建進士科。

後世進士之科始此。○楊素卒。素身為上公。首建尊宗之首。惡故於其死。削其官。以著楊素之罪惡。越公楊素雖有大功。時為帝所書。卒以譏隋人之失。賊此春秋之法也。

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令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意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

史臣曰

楊素少而輕俠。傲儻不羈。致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然專以智詐自立。阿諛時主。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感墳土未乾。闔門殂戮。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禍。其斯之謂歟。

十月置洛口倉。

在河南府鞏縣。西聚粟於此。

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藏十

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丁卯三年四月。詔頒新律。

牛弘問曰。魏齊之時。今也。

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

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

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行。○六月

帝北巡。過鴈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名郡。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

所至獻食。競為豐侈。至榆林。遂欲出塞。耀兵。恐突厥。啓民可汗驚懼。先遣

長孫晟諭旨。因召諸部酋長咸集。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

入貢。○七月。築長城。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在

同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蘇威於煬帝稔惡之日。公

為諫信乎。隋朝輔相。惟此一人而已。惜乎事隋兩主。休阿取容。勢利之情。

志哀。及龐爾於字文化及之手。舞踊於王克李密之廷。然

一人也信矣夫 ○殺太常卿高頴尚書宇文弼古書弼字光祿大夫賀若弼

帝以啓民可汗入朝大徵散樂以誇之齊高緯時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高頴諫不聽

退謂丞李懿曰周天元宣帝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又以帝遇啓

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宇文弼私謂

頴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為人所

奏帝以為誹謗朝政皆殺之頴具文武大略明達世務蘇威楊素賀若弼

韓擒虎皆頴所薦及死天下莫不傷之高頴平陳殺張麗華而楊廣誓欲報之則此死已兆於巳酉之年至

今遲十九八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不府派金河在大同府時天下承平百

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足旌旗輜重千里不絕突厥啓民可汗奉

廬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呼韓稽顙至屠

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賜各有差○冬以裴矩為黃門侍郎

經略西域特筆何罪開邊也自矩之有唱經略通西域征高麗而天下怨其遂至於亡矣西域諸胡多至張掖等

西國記

營汾陽宮

西域諸國來朝

道衡上高

郡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

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帝於是慨然慕秦

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

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

倡導也

戊辰四年四月營汾陽宮在山西汾州建宮避暑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

園雖多久而益厭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以求勝地因營是宮○七月復

築長城繁按揚廣再築長城止備外虜誰知殺身滅祀不在長城之外乎

巳巳五年禁民間兵器鐵入搭鈎積刃之類皆禁之○三月帝巡河右四月遣兵擊吐

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一百五十

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

道衡之盛極於此矣○殺司隸大夫薛道衡道衡以文學有盛名上高祖

此魚藻之義

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魚藻刺幽也言萬物失其性故君子思古之義王馬今煬帝謂薛道衡之頌高祖是亦思武王將罪之房彥謙勸以杜絕賓客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裴蘊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

繒帛纏樹

裴矩大識朕意

悔吝不及者一人

庚午六年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諸蕃入豐都市交易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胡客過酒食店悉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值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驚嘆其黠者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群臣曰裴矩大識朕意諛諛迎合上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弘厚寬恭儉學術精專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弘好學博文度量寬厚榮寵當世車服儉約事上則盡禮待下則獻書議明堂辨音律論新禮降殺輕重任選舉則先德行而後文才信乎隋室舊臣一人而已

漢之叔孫不能尚大雅君子
裴矩請征高麗

史臣曰牛弘字里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澄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

辛未七年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初徵高麗王入朝不至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義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壬午下詔討高麗高麗之役亦勅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畧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先是詔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于涿又發江淮以南民夫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天下騷動於是始相聚為群盜

羅念菴曰予觀隋史之贊裴矩曰格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

之有又曰。雖處危亂之終。未虧廉謹之節。予謂矩所以匪懈而在公者。惟事乎開邊亡國耳。夫亡國之罪魁。而何廉謹之足稱耶。益知史氏之難盡信也。

王簿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起兵。王簿張金稱等皆當時群盜而不以盜書者亦以楊廣負天下之大逆故

書起兵以鄒平。屬山東民王簿擁眾據長白山。在山東濟南府長山縣剽掠齊濟

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

者多往歸之。竇建德起兵漳南。在直隸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

人爭附之。為之致死。建德嘗謂孫安祖曰。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已耶。金稱聚眾河曲。士達

聚眾清河。自是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數。

壬申八年正月。遣諸軍分道擊高麗。帝徵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

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為克否。對曰。伐之可克。然陛下親行。戰或未

克。懼損威靈。若卑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畧。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

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詔左十二軍。右十二軍。分道並進。

三月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平于師。文振嘗上表請上遣突厥出塞。時處塞內。資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長策也。至是征高麗。道病卒。以兵食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長策也。至是征高麗。道病卒。

帝甚惜之。○六月。四方兵隼。平壤凡一百一十二萬三千八百人。車駕至

遼東。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甲民伐罪。非為功名。公等凡軍事

進止。皆須奏聞。待報至是。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諸軍敗還。初大軍渡遼

凡三十萬五千。及還。惟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失亡蕩盡。○九月。帝還東

都。殺張衡。衡既放廢。帝每令親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訕謗。

詔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又活。監刑者塞耳。促令

殺之。衡始為廣畫奪宗之謀。以功為左庶子。既而親行。寢殿之試。以功為御史大夫。故臨死之言云然。

癸酉九年。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

夫郭榮諫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

而行。命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侗守東都。○六月。楚公楊玄感。素起兵黎陽

王簿自稱

知世郎

無向遼東

浪死歌

丈夫當立

大功

遣諸軍分

道擊高麗

高麗不能

當我一郡

吊伐非為

功名

我為人作

何等事

千鈞之弩

不為鼯鼠

發機

而

命民部尚

書樊子蓋

輔侗守東

都

○六月

楚公楊玄

感素起兵

黎陽

十九

玄感能討賊

乘黃牛讀漢書

李密說楊玄感

關中天府之國

東都乃綱目意於討賊之意也。然玄感曷不書討曰玄感初非能討賊者，使其能指楊廣弑父與君之罪，正名舉義，則亦必以討與之。玄感時以蒲山公李密為謀主，密弱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忌之，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謂玄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玄感見朝政日紊，潛就密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邊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師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

下計乃上策

公家事知無不為

綱目得春秋謹嚴之旨

李淵御衆賈簡

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玄感每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于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遼東城久不拔，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軍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玄感。護兒聞玄感圖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勅不宜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帝已勅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玄感復諉韋福嗣以心膂，不專任密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人為虜矣。八月，玄感引兵趨潼關，文述等追之。玄感敗死。○網目法甚嚴，煬既書弑，故凡群盜及反者皆書起兵，至是止書來護兒擊玄感，不以討書此書。玄感敗死不書伏誅，下書殺玄感黨與，亦不書誅書法。若此可謂得春秋謹嚴之旨矣。○以唐公李淵為弘化，留守。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識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之曰：汝舅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

空梁落燕泥
庭草無人
隨意綠
與選亦當
為天子
我性不喜
人諫
卑賤不置
之地上

酒納賂以自晦○梁玄感黨與三萬餘人帝使裴蘊推玄感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為盜爾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玄感所善文士王胄坐徙邊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籍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謂秘書郎虞世南世基弟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按晉宋間人士率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綠之句隋煬倦倦於殺二文士何人君之度不廣哉

甲戌十年二月詔百僚議代高麗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時天下

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帝乃班師仍徵高麗王

劉炫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十月還西京十一月祀南

郊大風郊而大風正與慕容超同符蓋天動感以絕之也○慕容超燕王也祀南郊大風書海

乙亥十一年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帝好讀書著述置王府學士至

百人常令脩撰自經術文章其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捕搏鷹狗皆為新

書無不精治共成萬七十餘卷學之為王者事已久矣後世人主好學亦

百官稱賀有二孔雀孔雀文禽廣益諸州所產自西苑飛集寶成朝堂前親衛校尉高

德儒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

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拜朝散大夫指鹿為馬秦之所以亡也指鳥為鸞隋

習所蔽則視是非邪正若白黑然况物形之最著者乎○八月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

萬其襲乘輿急攻雁門今為山西代州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子世民

與世民說定
指孔雀為
學以孝弟
仁義為本
好學無補
於事
者事
學之為王

與世民說定

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援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十月，帝還東都。

除納言蘇威名

丙子十二年楚帝林十引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作毘陵宮。

蘇威引身隱枉

○四月，除納言蘇威名。帝問侍臣盜賊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徃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皆化為盜乎？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征發，賊何由息？帝不悅。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翫，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

蘇威獨獻尚書

老革以賊脅我

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帝曰：老革多效，以賊脅我，詔除名為民。○七月，帝如江都。

綱目豈獨為妨設

李氏將與

李密設伏殺須陁

命趙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宇文述勸幸江都，朝臣皆不欲行。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遂幸江都，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克斤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斬之。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楊之必亡豈待殺諫者而後及哉然猶列書之者所以為後世戒耳綱目豈獨為妨設○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陁擊之，敗死。韋城翟讓為東郡法曹，坐事當斬，亡命於瓦崗，為群盜聚眾至萬餘人。同郡單雄信徐世勣皆從之。李密自雍丘亡命，亦歸讓。諸帥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與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統楊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述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密遂與讓等攻滎陽，帝使張須陁擊之，密畫策用伏人伏林間，殺須陁。河南郡縣為之喪氣。○十二月，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以李淵為太原留守，以郎將王威高君雅副之。擊甄翟兒淵被圍，李世民將數

虞世基不以盜聞

義臣降賊何多

隋又有一恭帝侑又有後恭帝侗

精兵合擊大破之。○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詔罷義臣兵。先是群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內史即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又在閭外，此非所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按隋之得失存亡，大與秦類。煬帝之惡聞盜賊，儼主今古一心而奸詐之臣前後一律也。

○恭帝 名侑，文帝之孫，初封代王。唐公李淵立以為帝，在位二年，禪位于唐。廢為鄯國公，年十五而薨。

丁丑十三年

恭帝侑義寧元年○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魏公李密元○定陽可汗劉武周天興元○梁王梁師都永隆元○秦王薛

舉秦興元梁王蕭銑鳴鳳元年○是歲并楚凡八國正月杜伏威起兵據歷陽江淮間小盜多附之

○二月馬邑

屬鴈門郡今山西朔州劉武周斬太守王仁恭收兵得萬餘人自稱太

守遣使附于突厥○竇建德稱長樂王○翟讓李密據興洛倉擊敗東都

兵讓推密稱魏公略取河南諸郡密說翟讓曰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

帥大軍輕行掩襲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遂

將精兵七千人襲回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讓於

是推密為主號為魏公用祖君彥為記室於是趙魏江淮群盜莫不響應

○四月薛舉稱西秦霸王據隴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以虎牢降李密

密遂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

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

密為指畫誦順帝意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衰皆德彝所為也○五

李密據洛口倉

登竹决波

德彝託附世基

唐公以義起兵

月李淵起兵太原殺劉留守王威高君雅唐公以義起兵非群盜之比綱乃止於尊隋而不能為討罪之舉君子雖欲異之不可得也况又滌汚宮掖設詐罔衆殺人以利己者乎初唐公李淵先生四

世民有安天下之志

文靜奇世

世民命世才

非高光之才不能定

高光安知其無

世民文靜謀定大亂

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給客咸得其歡心晉陽宮監裴寂與劉文靜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後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世民年四歲有書主見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乃採其語名曰世民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今河南府群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

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

君言正合我意

世民謀世

此天授之時

乘虛煬帝南巡只甲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伍職事淵不之知也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

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官人侍淵宮女侍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謂世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官

世民化家為國

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時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

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

如探囊中之物

掩耳盜鈴

士馬精彊宮監蓄積鉅萬代王侑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寂懼及禍屢趣淵起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等郡民年二十已上為兵擊高麗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命世民與文靜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王威高君雅見淵兵大集疑有異志欲討淵淵使世民伏兵殺之○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與之相結突厥欲淵為帝則以兵相助淵不可裴寂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

范祖禹曰

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不以正哉之乎太宗陷父於罪而脇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刑受其宮女而不亂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何以示後世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

太宗有撥亂之才而不知義

李世民誅佞人

李淵定入關之計

世人主無正家之法夷狄多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之也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脇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乎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至西河城下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其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世民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七月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衆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隋遣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今改霍州屬平陽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淵

淵以書

李密妄自矜大

觀蚌鷸以收漁功

攀鱗附翼

唐公見推

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掣戮

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淵得書笑曰密妄自

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

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

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蚌鷸項反蛤也鷸名律反知

蘇代為燕謂趙惠文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

而拊其喙鷸謂蚌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

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蚌鷸不肯相捨漁人得而并擒之今未為晚也乃

使溫大雅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

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望早膺圖錄籍籍也圖讖云以寧兆

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屬籍王反附也籍秦昔反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

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

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

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之糧劉文靜未還或傳突厥與劉

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比還裴寂等皆以為不如還救根本更圖

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

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

馬邑本與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

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淵不聽促令引發會暮淵寢世民號哭帳

外淵召問之諫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

死亡無日矣淵乃悟追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

胡致堂曰

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湯皆有之而殺父殺兄則紂所

則德雖非成湯亦無愧於自毫之載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

不必詐為敕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

王也不必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擊

世民請先入咸陽

世民無湯武反身之學
文靜智謀之士

文靜以突厥兵至

魏徵有大志

後洪客獻書于密
洪客勸密取江都

二京義聲既震群盜自下乃遣良將總銳師南指楊土則不逾旬時非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則文靜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八月雨霽淵遣軍趣霍邑建成世民將數千騎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三萬人出大敗投擊斬之遂克霍邑進取臨汾絳郡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雖不直書借兵而借兵之意見矣復下韓城降馮翊○九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使其客魏徵為啓謝密密喜即以寶藏為魏州總管召徵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不事生業始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召之○李密道徐世勣取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得勝兵三十餘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黨衆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胡致堂曰

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初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或寄於盜賊洪客魏徵皆優游黃冠中而抱匡時之畧懷濟世之具顧人不能知耳然李密不足與言豈洪客未知晉陽興師或無路以自達而於密發之耶以此一言觀之其胸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豈不及唐室之興而死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可謂高士矣

洪客之謀奇而正
與物諸人皆不及
天下未嘗無才
黃冠抱匡時之畧
胸中之奇固多
洪客可謂高士
世民請徑取長安
兵貴神速
取之若振稿葉

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指屈突通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稿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人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

娘子軍
世民一見
如舊識

興王氣象
與庸人不
同

李淵約法
十一條

東自引兵而西。淵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世民收其豪傑。以備屬。淵女李氏適柴紹者。亦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隰城今山西汾州是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恭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世民引兵頓于阿城。勝兵十二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

尹遂昌曰

興王氣象自與庸人不同。李淵起兵。至是纔半載。方其拔西河。斬佞臣。慰撫居民。秋毫不犯。義聲已昭布於遠近矣。既而取霍邑。克汾絳。降馮翊。守潼關。徇渭北。兵威所至。摧枯拉朽。遂大合諸軍。為攻圍之計。未幾遂克長安。雄據京邑。是豈四方諸寇所能抗衡者哉。惟合綱目先後所書而觀之。則太宗之所以肇造唐室者。可謂帝王自有真矣。

十月初梁裔蕭銑起兵

巴陵屬湖廣岳州府

自稱梁王

銑父瑋瑋父巖中宗子也

○十一月李

淵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

李靖有文
武才略

此子可與
言將帥之
畧

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畧。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畧者。獨此子耳。○淵備法駕迎代王侑即皇帝。位於天興殿。其後禪唐。是為恭帝。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遙尊煬帝為太上皇。以淵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進封唐王。已而以李建成為世子。次年戊寅。恭帝侑禪唐。王世充又於洛陽立越王侗為帝。又次年己卯。禪王世克。亦曰恭帝。

尹遂昌曰

唐室之興廢幾乎正矣。乃但於見聞而蹈昔人竊篡之故智。實有欲得之心。而又立幼君以輔之。自為大丞相。加殊禮。然後取焉。曷不於起兵之初。傳檄天下。聲隋厲弒逆之罪。數其淫虐之惡。播告四方。興弔民問罪之師。豈不名正而言順。理直而氣壯哉。則其得國也。雖不能如湯武之正。然亦庶幾矣。惜夫一時君臣不明。大義宜其創業所以不及。漢高也歟。

李密嘗使
祖君彥數
煬帝之罪
矣

創業不及
漢高

兩漢全盛不能過

歷年圖曰

文帝於周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弱姦臣矯命微倖得之然明敏儉約勤於政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易於反掌使天下復為一統突厥高昌之屬莫不稽顙稱臣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何使后嗣僅得中材之主以守之未易亡也煬帝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氣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窮侈極欲兵連四夷政煩賦重盜賊蠱起而猶巡游不息惡聞直言噫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

繫按隋煬帝罪在不赦矣亦隋文驕作備致之也隋文世受周紂文恩女配天元帝生有靜帝權重見忌不自退遜竊陰謀天元暴卒攘奪遺孤寡女降為公主孤兒貶稱介公隨行弒逆族滅宇文於君不忠於女不慈於宇文不仁故天令煬帝理歎托生門內敗常亂倫弒逆驕奢速覆基祚隨使化及出自周裔因其貫盈誅戮不佑卒為宇文報仇且侑威于李侗滅于王皆隋文自作之孽耳雖其勤敏節儉省姬侍之寵罷鹹酒之禁減庸調之額却嵬訶不孝之降三覆死罪褒賞政績稍有善事延年三十已足相償天亦安肯遂恕前孽不示報應彼煬帝

隱敏過人反足濟惡穩禍昔日身弒君父末年臣弒其身又不但與太子勇之冤柳述元巖之枉相當也誰言天道無知耶

右隋四帝堅廣侑侗始梁天保二十年辛丑二月終唐武德二年五月合三十九年內除梁七年唐二年始戊申終丁丑實三十年自辛丑至洪武戊申七百八十八年計十三甲子零八年

家受一刀

此賊何來

十二月屈突通降唐遣通招河東守堯君素不下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為淵所虜乃引兵東出將趣洛陽文靜遣寶珍等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寶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讐命左右射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軍人執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遣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歎欷不自勝

我力猶未屈

亦泣下。因謂君素曰：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卿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更為人作說客邪？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

隋朝總論

隋起高文篡周國 煬帝弑父窮奢欲 前恭帝侑後恭侗 四主三十九年足 丁未前為梁七年 併吞之後如秦促

顧克楊隋總論

嘗觀綱目書太子贊納妃楊氏所以著普六茹堅得政之始贊之殂也劉昉輩引以輔政秉曙星之照藉后父之勢而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天時人事漸歸堅固負騎虎之勢者由是朱扉一開燕雀駢集或以鬪斗奉以金帶遺或以應天受命勸進而宇文之族影滅跡絕蕩無炊烟矣欺孤兒以致天下奪寡婦而登神器噫噫世不多竇氏女孰為救舅氏之患哉是時江左未平南北未混乃命賀若弼拔京口韓擒虎拔豫章師入建鄴遂以亡陳自是而後勤於聽政儉約為心隨才任官信賞必罰制義倉復陳境足以繁枯潤涸而撥

降相繼却而不納一節深為得體故百姓繁庶中外奠安大隋皇帝乃真皇帝也江東分王三百年而坐收版籍遠撫長駕豈偶然與然目不悅詩書而用法益峻愛不全父子而牽制婦人至其晚年暗於付託陳夫人有更衣之拒而始信獨孤氏之誤蕭吉三千二百之卜蓋亦有以覘其終矣阿廢楊歸位東宮而地震之變天下同時則傾亡之禍已胚胎於得位之初而乃弑君父丞宣華殺太子犯禮侵義以肆其醜逆焉噫此兒果堪以承嗣否乎此果得為真兄弟否乎嗣政以來猜忌忠直殺戮濫加綱紊紀弛荒淫無度虐焰大張九州為燼而道路側目又因章仇太翼之妄而工土木遊幸之華置苑廣宸茂禽遊獸開宮樹富剪綵之春馬上奏清夜之曲行幸所在有留香草根車馬所臨造觀風行殿繒帛纏樹螢火徧山靡麗悖淫情放志蕩周天元以好樂而亡不為少鑒豈知樂之不可極耶製艷篇以誇示戎夷幸虜帳而呼韓稽顙指揮群醜風駭雲流聲播八方威振萬里使其抑鋒止銳迴霜收電坐享豐亨則悠之六合皆吾故物也奈何裴矩撰西域圖記而帝雄然有泛濛汜赴崑崙之意竭有限之民資圖未獲之他衆千麾萬旗披甲芟曹樓議人民耀武窮髮俾衰弱填於溝壑城窟漲征魂之水老幼粉於

馬潼關高戰骨之山。由是知世即起阿勇賊倡民心軍心魚潰鳥散而奔矢往而富強之業如棄上之露矣。尚爾龍舟恣樂屢幸江都逞侈心而窮人欲作一無愁天子。雖罄南山之竹決東海之波亦奚足以窮其罪惡哉。普天同怨禍起殿庭好頭頸竟斫於宇文化及之手而裹尸床簣為天下快斯時也。王世克專擅於東薛仁果竊據於西梁蕭銑角立於南劉武周飛揚於北其間哮矚之群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鼠伏山谷狐潛草野臂弓腰刃以盜名字者比比皆是也。曰伯曰侗名曰隋君而布席禮佛。願自今不復生帝王家惜夫楊氏之業不為不富不為不強不為不義安父子甫二傳宜未至淪胥以亡而煬帝縱樂一時乃不旋踵而身殘國滅此何故也。豈天心厭亂富淫人以殃之而李氏之當為天子固蒼蒼之默有所寄與。

顧克宋齊梁陳總論曰

予觀五代之將興也以一人取天下而有餘朝也。以天位死一身而不足朝華夕悴變在反掌失之又何易乎。蓋聞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勢可以劫天下而不可以留天下况勢力有所不足而又昏主暗君起而承之非荒者淫者則暴者虐者逞私

快志縱耳蕩目於億兆之上其能久污天位乎。間有舍其尺短采其寸長非無彼善於此者而帝王之德末之聞要之皆不足錄者也。五代之治首曰元嘉而尚衰於末路又况其齷齪者乎。故使梁有不納叛之隋文則侯景可無臺城之危陳有禁像寺之宋文則蔣帝可無私佑之祀宋有樂求成之梁武則邑里可無蕭條之慘齊有重本宗之陳文則諸王可無屠剥之亮柰之何所短者不能用所長而地醜德均五代同術也。佛老之好陳武踵梁武之愚也骨肉相殘齊之效齊明之忍也殺君攘位齊明蹈劉劭之逆也君子曰與亂同道者自不亡又曰與敗同轍者罔不滅數主有之矣又其甚也廢帝是也。齊而東昏恣虐於齊者為尤悖後主極慈於陳而煬帝侈樂於隋者為甚。蓋世殃民梯災絀禍固桀紂之赤幟幽厲之翹楚也。近則喪元其則委命於其敵皆其自致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灼灼驗之吾固知李氏父子滌瑕蕩穢若發暄霾而揚日月若起死人而肉白骨若援斯世於濁淖中而飲之以清冷之水也。然則為五代之君者如之何以梁武之仁慈加以陳宣之儉質運以齊武之公明益以宋文之致治以保隋煬之富強庶乎其得之耳。

李繁曰正朔相承宋齊梁隋耳五代宜為四代若其滅亡之故則此論得之即北朝魏齊與周亦當時同犯此病者

